

美好童年从文学阅读开始

原创经典悦读
儿童文学金奖

春华卷

主编 王蕾

暖暖的希望

汇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儿童文学》作品擂台赛奖、《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台湾“好书大家读”等多项大奖获奖作品。

版权信息

书名:暖暖的希望

作者:王蕾

ISBN:978754148515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暖暖的希望

一月，温暖祝福伴随新年钟声踏歌而来，

金黄腊梅迎雪绽放，

那枝头啊，缀满了童年的期盼，

手捧书卷，我们憧憬美好未来……

前言 美好童年从文学阅读开始

王蕾

儿童阅读对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这已成为教育共识。而儿童文学阅读正成为儿童阅读的主要内容与推广对象。在学校，以小学教材为例，近80%的课文都是儿童文学作品；中小學生课外读物儿童文学作品占到近七成以上；在民间，国内儿童阅读推广团体和推广人主要推荐导读的几乎都是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家庭，亲子共读的主要内容也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儿童文学读物虽只是儿童阅读读物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整个少儿读物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具审美价值与人文内涵的读物。

儿童文学阅读之所以成为儿童阅读的主要内容，这是由儿童文学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儿童文学是一种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为儿童而创作、编写，并且适合他们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的文学。儿童文学作品里充满着吸引儿童的幻想，表达着儿童的思维与情趣，传递着让儿童快乐和感动的精彩故事、栩栩人物和童稚语言，儿童文学是属于孩子们自己的文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儿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儿童阅读运动正在不断深入，并已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与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切实探讨与应对，例如与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译介风潮相比，国内对中国当代原创儿童文学的阅读研究与推广还很不够。

本书系正是由国内专业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机构——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携手首都师范大学共同研究的一套针对中国小学生课外阅

读的系统、专业的中国原创经典儿童文学读本。本系列读本具有以下特点：

一、读本依托于专业的研究机构，力求构建一套专业、系统、开放的儿童文学阅读教育资源。本系列读本主要依托于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读本研究”课题组的相关理论研究，并以儿童文学、儿童阅读教育等相关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构建丛书的体系。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是我国首家儿童文学教育专业研究机构，儿童文学研究与教育、家园阅读推广正是中心的重要任务。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读本研究”课题组一起共同组成“儿童文学金奖原创经典悦读”系列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中既有国内高校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具备丰富儿童文学阅读教育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这样由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者组建的研究团队，使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开放性，并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行为让优秀儿童文学能真正走进教育现场，让儿童文学服务于基础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资源。

二、本系列读本汇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优秀大奖之作，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繁荣创作的集中体现。丛书编委会历时三年时间，从大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发表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中遴选出120位本土作家的优秀获奖作品。奖项囊括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也包括了一些重要儿童文学杂志的读者评奖，如《儿童文学》杂志作品擂台赛奖、《少年文艺》杂志好作品奖等。本次收录的百余篇优秀作品绝大多数为获奖作品，个别篇目虽不是作家的获奖作品，但却是该作家最具代表的佳作，如著名作家张天翼先生的《宝葫芦的秘密》、著名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嵇鸿先生的《雪孩子》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佳作。这些优秀获奖作品的汇聚，期求借此使小读者畅快地体验文学的美与乐。

三、全方位、多层次呈现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多维风景。本系列收录的获奖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童话、科幻、报告文学等多种儿童文学体裁，同时，120位本土作家既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积极投身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坛名家，以及活跃于原创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的代表作家，也有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执著坚守儿童文学创作的儿童文学名家、新世纪以来最具创造力的儿童文学作家，直至70后、80后的新锐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等等，丛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儿童文学大奖作品进行了一个以年代和体裁为双向维度的集中梳理。此外，丛书不仅收录了大陆地区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也收集整理了部分港台地区的优秀获奖作品，力求呈现出华文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多元风貌。

四、本系列读本体例注重整体规划。本丛书共十二册，设计为从1月到12月的月份阅读分册，希冀少年儿童能将原创儿童文学的阅读以月为序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让文学阅读成为快乐的常态阅读。同时，不同时期的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及不同地区的代表作按均分的比例置入各册的编辑规划中，通过这样的体例规划希望小读者每读一册，都能欣赏到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体裁作品——精神食粮也需要均衡搭配，才能全面吸收。此外，丛书选入的获奖作品以作家的短篇获奖作品为主，力求让小读者通过一个个完整有趣的故事、人物、画面、意境去最大限度地收获儿童文学的审美体验，从短篇作品走进文学的丰富世界，这是为小读者打开文学之窗的有效途径，并且小读者还能通过作品之前的赏析文字，初步认识作家，了解作品的价值。

丛书作为儿童阅读课题的研究成果得以顺利出版，还要感谢策划编辑李朵女士的辛勤工作。从丛书的整体规划到文字精准审读，李朵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收录本丛书的作品文本许多都来自作家本人提供的精准版本，在此向作家们对本课题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感谢参与本课题的研究人员，他们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陈蕊、吕月、秦美玉、程晓红、李海

燕、刘佳艳、周欣、包阿茹娜，中国农科院附小李春丽，北京彩合坊小学李英杰，香港浸会大学汉语言文学系龚晓宇。

阅读文学，阅读诗意，阅读幻想，阅读奇境！美好童年，从文学阅读开始。

（王蕾，文学博士，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柯岩

关于作家

柯岩，192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作家、诗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诗集《“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和巨人对话》等。

《“小兵”的故事》是一部儿童诗集，作品主要采用叙事的形式，把儿童美好的愿望与他们稚嫩有趣的思维和行为作对比，相互烘托映衬，从而使儿童天真活泼的形象和生动的生活画面跃然于纸上。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1954-1979年）。

关于作品

《帽子的秘密》是《“小兵”的故事》（组诗）中的一首儿童叙事诗，曾被评为新中国最优秀的儿童诗。作者以帽子为线索，以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为切入点，用具有鲜明性格的儿童语言，将儿童向往当“海军”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本诗采用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写作，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其中活泼和谐的韵律节奏，将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儿童天真可爱的性格、美好的心灵和愿望生动地表达出来，让人回味无穷。

帽子的秘密

我的哥哥可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三年级生。

他一连考了那么些个五分，

妈妈送他一顶帽子当奖品。

这顶帽子的颜色可真蓝，

漆黑的帽檐亮闪闪，

别说把它戴在头上，

就是看看心里也喜欢。

可是这顶帽子有点奇怪，

它的帽檐老是掉下来；

妈妈把它缝了又缝，

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坏。

妈妈叫我跟哥哥一块儿，
好看看帽檐怎么会掉下来。
可是哥哥只要一见我，
马上就把我赶开。

今天我偷偷地到了他的学校，
这事儿一下子就弄明白：
他们七八个三年级生，
一出校门就把帽檐扯下来。

他们在空地上来回地跑，
又喊“靠岸”又喊“抛锚”……
哥哥拿着个望远镜——木头的，
四面八方到处瞧。

我还没决定躲不躲，
望远镜已经瞄准了我；
忽然背后一声喊，

我叫人抓住怎么也挣不脱。

两个水兵向哥哥敬礼，
报告抓到了什么“奸细”。
哥哥看也不看我一眼，
就下命令把我枪毙。

我生气地说：“我不是什么奸细，
我是你的弟弟！”
可是哥哥皱着眉说：
“是奸细就不是弟弟！”

这么欺负人还能行？
我就又踢又打吵个不停。
两个水兵只好安慰我，
说枪毙是假的一点不疼。

我说：“反正我不能叫你们枪毙，

不管它疼还是不疼，
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
随便说我是奸细就不成！”

水兵们都哈哈大笑，
哥哥也只得把命令取消。
大伙说：“这可不是个胆小鬼，
欢迎他参加我们‘海军部队’。”

晚上我回家见了妈妈，
我向她谈了船舱又谈甲板，
我告诉她什么叫做舰队，
还说天下最勇敢的就是海员。

至于哥哥的帽子嘛……
我说：“这是秘密您最好别管。”
妈妈摸着我的头笑了：
“那好吧，亲爱的海员！”

我奇怪妈妈怎么知道，
她说：“这也是个秘密。”
她说她还有几句话，
托我给所有的小水兵捎去：

“真正的海员坚强英勇，
热爱祖国热爱劳动，
你们能不能学习英雄，
不看帽子要看行动！”

葛翠琳

关于作家

葛翠琳，儿童文学作家，1930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她写散文、小说、剧本，更多的是写童话，短篇、中篇、长篇童话都曾获奖。代表作有童话《野葡萄》

《会翻跟斗的小木偶》《会唱歌儿的画像》《核桃山》等。其中《野葡萄》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0年），《翻跟斗的小木偶》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童话《野葡萄》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书中主人翁“白鹅女”被列为影响中国的十个童话明星之一。

关于作品

《野葡萄》是一篇奇妙的童话作品，作者通过奇特的幻想和创设优美迷人意境，描写一位失去父母的善良小姑娘，为了恢复被婶娘弄瞎的双眼，历经艰难险阻去寻找神奇野葡萄的故事。故事通过曲折生动的情节，将小姑娘不屈不挠的执着精神和助人为乐、不计前嫌的美好心灵，表现得淋漓尽致。饱含深情的优美语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将浓浓的情怀表现出来，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

野葡萄

你喜欢葡萄吗？你听过野葡萄的故事吗？

秋天里的葡萄，水灵灵的特别甜。尤其是那些紫葡萄，一颗颗亮晶晶的，又大又圆，薄薄的皮里，包着蜜一样的汁，远远地望着，像成串的紫水晶球儿，所以，乡村里的人们，夸女孩的眼睛好看的时候，都说像葡萄珠儿一样。

人们传说着：荒山里还生长着一种野葡萄，颜色是深红的，一串串就像那红色的珍珠。这样的葡萄，可不比一般啊！瞎眼的人吃了它，就会好起来。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瞎了眼睛，就是吃了这种葡萄又重新看见光明的。

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外边有一条大河，村里的人差不多每家都养鹅。村东头有一个李妈妈，她家养鹅的年代最久，养的鹅也最多。李妈妈夫妇俩，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小女儿，这小姑娘说来真出奇，长得像鹅毛一样白净，一对闪亮闪亮的眼睛，人人见了都说：“哎呀！看她的眼睛多美呀，像荷叶上的露珠儿一样。”四乡八里的人知道了，也都说：“那个小村子里出了仙女了！”

小姑娘越长越聪明，越美丽，刚满8岁，就到河边去放鹅，她常常在水浅的地方和白鹅一起玩水，亲自喂那只最小的白鹅。一年的工夫，那只最小的白鹅长得比所有的鹅都大，羽毛放着光泽，美极了。她这样爱白鹅，简直不能和它们分开，那些美丽的白鹅，也亲热地跟她生活在一起，因此，村里人都喊她“白鹅女”。

白鹅女长到10岁，爹娘先后都死去了。狠毒的婶娘霸占了兄嫂的

家，就虐待起侄女来。小姑娘白天出去放鹅，夜里就睡在河边高大的柳树下，每日里只能吃到一块冷饼子。善良的白鹅，好像知道小主人的苦楚，夜里，都把翅膀盖在她的身上，守护着她。那最小的白鹅，把头伸在小姑娘的肩膀上，跟她更是亲密。

日子就这样过着，本来还可以将就地活下去。

可是过了一年，婶娘也生了个小姑娘。这小姑娘长得和白鹅女一样俊俏，只是两眼是瞎的，眼珠儿瞪着，一动也不会动，村里人都喊她“瞎闺女”。婶娘听了，心里很恼怒，一见白鹅女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心里就气得慌，恨不能把它们挖出来。

秋天，红艳艳的苹果压弯了枝子，黄澄澄的梨子像金钟一样在树上悬挂着，葡萄一串串地吊在架上，月亮又大又明，安静地照着草地。中秋节到了，白鹅女望着河水远远地流去，不觉难过起来。家家都在过节，谁管自己呢？那厉害的婶娘会不会来喊自己回家？就在这时候，婶娘挎着一只篮子，走到河边上，狠狠地说：“把鹅蛋给我装起来！”白鹅女说：“婶娘，八月十五，人人都过节，带我回家，给我一串葡萄吃吧！”婶娘哼了一声说：“你就知道葡萄！别人都说你的眼睛像葡萄珠儿，给我来看看！”说罢，从河边抓起一把沙子，揉进了白鹅女的眼睛里。

狠毒的婶娘提着一篮鹅蛋回家去了，留下白鹅女，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哀哀地哭。她什么也看不见了，闭着痛楚的双眼，坐了一夜，又坐了一夜，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哭得这样伤心，连河水都喧闹起来，好像那夏天的急雨，涨满了小溪一样。后来她想起来，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告诉她，从前的人说荒山里有一种野葡萄，瞎眼的人吃了它，就可以看见光明。她想，待在这里，也是瞎着眼等死，倒不如往荒山里去寻野葡萄，或许能找到，重新看见光明。于是她爬起来，顺着河边往前走。小白鹅嘎嘎地叫着，跟在她后边。她抱起小白鹅来说：“小白鹅，我的亲人，人说你们能听懂河水的话，你向小河打听一下，它能不能把我带到

一座高山跟前去呢？”小白鹅叫了两声，扑地一下跳进河里。白鹅女骑在它身上，小白鹅拍拍翅膀就逆着水往上面游去。一面游，一面回头嘎嘎地叫，好像说：“我的小主人！河水告诉我们：顺着水游容易，逆着水游难，但这水是由高山往下流的，我们逆着水游就能找到山呀！”白鹅女高兴地点点头，搂搂它的脖子，它就不叫了，愉快地向前游去。

冷飕飕的风从河面吹过，水流越来越急，小白鹅不住地打漩，白鹅女浑身不住地抖着，她害怕起来，哪里有高山呢？也许，还没有找到它，就掉进河里淹死了！可怜没爹没娘的孩子，谁也不会寻找她，只有小白鹅会为她难过。她抚着白鹅的羽毛，心里想：小白鹅多么可爱呀！假使我死了，谁又来照管它呢？越想越难过，不觉流下滴滴眼泪来。

就在这时候，她听见哗哗的山水声，好像暴雨敲打着屋檐一样。莫非前边有一座山了？或许这条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呢！她鼓足了劲儿，伸开两条腿，帮着小白鹅用力划水。山水的声音越来越响，她的脚下触到了圆滑的石头，不是一颗颗的石子，是大块大块凹凸不平的石头地。真到了一座山脚下吗？白鹅女跳下来，浅浅的水流从她的腿旁流过，打着漩涡。她抱住小白鹅，亲了又亲，然后说：“我的小白鹅！你回家去吧！我到山里寻找野葡萄去了。”说罢和它告别，就往前边走。

她真的找到了一座山。这是一座很高的山，从来没有人来过，满山的怪石头、刺蒺藜。有眼睛的人都找不出路来。白鹅女到了山根下，就想：能找到野葡萄，就好啦！她攀着山石往上爬，抓住一把草，草上有刺扎破了她的手；她踩住一块石头，石头滚落下去。可她就这样：爬上去，滚下来，滚下来，又爬上去，爬了很久很久……

后来，她爬到一棵老松下，停下来，想喘口气。忽然，听见两声怪叫，白鹅女急忙爬到老松树的顶上，紧紧地搂着树枝，一动也不敢动。她听着那叫声渐渐地近了，从声音里，她听出来那是一只老熊。她害怕极了，听人说：老熊站起来比一条大犍牛还粗还大，它的眉毛和身上的毛一般长，前脚上的两只大掌像钢盘一样，上边结着厚硬的茧子，

一下子能拔起一棵树呢！它要摇这棵老松树可怎么办呢？……但老熊前望望，后瞧瞧，山风一个劲儿地往它脸上吹，吹得眉毛挡住了它的眼睛，它就没有能够看见白鹅女。白鹅女把脸贴在树干上，悄悄地躲着，老松树用叶子遮盖着她。老熊叫了几声就跑过去了，只有那被惊起的鸟儿，叽叽喳喳叫着满山乱飞。

白鹅女累了，她坐在老松树上，渐渐打起瞌睡来。山风摇动着老松树，像摇篮一样。百灵鸟叫得多好听呀，好像妈妈唱的催眠曲，那样轻，那样温柔。白鹅女睡了，睡得甜甜的。温暖的阳光，透过树荫，映在她美丽的脸上。这时候，她梦见了什么呢……

忽然一阵旋风刮过来，整个老松树都摇起来，几乎把白鹅女从树上掀掉。原来是一只老鹰，它飞到老松树的顶上，扇动着两只大翅膀，把整个树顶都遮住了，两只大爪像铁钩子一样，紧紧地抓住树干。老鹰张着尖利的嘴，狠狠地敲打着树枝，像斧头砍的一样。但是老鹰高高地仰着头，它望着天空，没有能够看见白鹅女。白鹅女机警地从它的翅膀底下顺着树干滑下来，老鹰张开大嘴叫了几声就飞去了，只有那老松树，摇动着树叶沙沙地响。

白鹅女告别了老松树，继续往前爬。她的衣服撕破了，脸上手上都流出了鲜血。她爬呀，爬……摸到一块大石头，又凉又滑，好像那海水里长满青苔的岩石。她往上一坐，哧溜一下，石头跳起来飞出了好远，原来是一条盘卧着的大蟒。这大蟒有多少年了？谁也不知道，水桶还没它粗呢！但它没有咬白鹅女，一直窜过山涧去不见了。白鹅女虽然很害怕，可是她想：找到野葡萄就能活了，这样瞎着眼一直到死，还不如给野兽吃掉。于是她仍旧很勇敢地往前爬……

她爬到一座山崖上，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伸出两手寻摸一块平坦的山石，预备坐下去，但是因为她看不见，两手朝着悬崖的边缘扑过去，一下子就掉进了山涧里。直到深夜她才苏醒过来，山水冲积下的淤泥救了她，她没有摔死，只是跌伤了。她听见泉水

淙淙的响声，就摸着往前爬，爬到一股泉水边，洗洗手，冲冲脚，真奇怪，摔破的伤痕立刻就好了，全身都恢复了力气。她想：也许这条泉水，能把我带到长野葡萄的地方去吧！她就顺着这条泉水往前爬。爬着，爬着，一下子又跌进深谷里，她闭着眼，听着风声从耳边呼呼地飞过，想：要摔死了！忽然，什么东西接住了她，轻轻地荡上荡下，像秋千一样。她伸出小手一摸，仿佛是几根藤茎，手攀着藤子往上爬，一颗凉凉的水珠，碰到脸上滚落下来。多奇怪！这是哪里落下的水珠儿呢？她在四周摸来摸去，就摸到一串圆圆的、凉凉的东西，用力一抓，流出黏滴滴的汁来，放在舌头上尝一尝，甜腻腻的，带着一股醉人的清香。这不是野葡萄吗？她摘下一串又一串，把嘴塞得满满的，吃了又吃，一下子，两眼忽地明亮了。她看见：满山崖上，生长着野葡萄藤，藤蔓上悬结着深红色的野葡萄，薄薄的果皮像珍珠一样透明，亮晶晶地闪着光，深绿色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遮满了山崖。白鹅女抱住藤子，望望天，天上蓝蓝的，飘着几朵白云。白云下边是山峰，山上的泉水是那样清，那样亮，淙淙地往下流，冲洗着白鹅女身旁的野葡萄藤，流向那深深的山谷。也许，就因为被这样的泉水浇灌着，这样的山风吹拂着，这样的阳光照耀着，这野葡萄才长得这样甜，这样美丽，像红珍珠一般。泉水两边石头缝里的野花，开得多么好看，花丛中的果树上结着累累的果子……世界是多么美呀！白鹅女坐在藤子上，拍着手，两脚荡来荡去，唱起快乐的歌。

她一边唱，一边用藤蔓编篮子。篮子编成了，装了满满一篮野葡萄。她高兴地想：好了！村内磨房里那瞎眼的老头儿，不用再摸着墙根儿走路了，让他吃了野葡萄，睁开眼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明亮的阳光！那吹笛子的盲艺人，不用再让儿子领着走路了，给他吃些野葡萄，也让他看看路边的草长得多么绿！还有那瞎眼的小妹妹，让她看看我们的白鹅，多么白，多么漂亮……

白鹅女顺着藤茎爬到了谷底，就沿着山崖往前走。但是她走完一个山谷，还是山谷，翻过一个山崖，还是山崖，怎么也找不出一条通向山

外的路来。月亮又大又明，她望望四周接连不断的山峰，发起愁来。怎么回家呢？这时候，天空飞过一群鸟，接着又是一群，又是一群，红色的、绿色的、五花八色的，一队接着一队，遮满了天空。白鹅女想：要是有一只鸟把我带出山去就好了！但是鸟群没有理她，它们嘴里衔着食物，很快地向北方飞去了。她叹了口气，望着又圆又大的月亮，重新发起愁来。这时候，山顶忽然刮起一阵风，成群的野兽在奔跑，有狮子，有老虎，还有那灰色的大象、长角的鹿……它们嘴里叼着吃食，向着西北方和东北方跑去。白鹅女吃惊地躲在岩石的后边。她奇怪，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了，她便朝着鸟群野兽来的方向往前找去。翻过几个山头，看见一块宽阔的草地。草地的对面是高入云层的山崖，旁边是密密的树林和谷底，草地上堆满了瓜呀，果子呀，还有各类的种子……白鹅女怔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呢？她曾经听到过山神和鸟兽大聚会的传说，也许……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一位高大的石头老人，从对面的山崖上朝她走过来。他左肩披着绿丝绒，右肩挂着五彩锦，前身挂着各种兽皮和羽毛，头上戴着金冠，脚上穿着水晶鞋，手里拿着银手杖，脖子上挂着各种宝石和珍珠做的项圈。在月光底下，光彩绚丽，照得草地亮闪闪的。白鹅女回头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石头老人站在她面前，问她：

“为什么你不到东，不到西，偏偏来到我这里？谁领你来的？”

白鹅女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篮子说：

“没人领我，没人带我，我自己来的。”

石头老人不相信地摇摇头，说：

“你小小的年纪，没友没伴，怎么认识到我这儿来的路呢？它可不是容易找到的。”

白鹅女害怕地说：

“我不认识路，因为看见一群鸟从这里飞出去，一群野兽从这里跑出去，我朝着这个方向翻过几个山头，就找到了。”

石头老人笑了笑，说：

“好伶俐的小丫头，你来找我要什么呢？”

这时候，白鹅女就大胆地说：

“我本来不是来找你，只是想看看这儿是什么地方。现在求你送我回家吧！”

“回家？”老人望望白鹅女，望望她手里的篮子说，“你的家在哪儿呢？为什么你一个人跑到深山里来？”

白鹅女见他很和气，就不再害怕，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还举起篮子里的野葡萄给老人看。

石头老人听了，拍拍她的头说：“好孩子，你真聪明，真勇敢，我很喜欢这样的孩子！留下跟我做伴儿吧，我愿意收养你做我的女儿。”白鹅女望望他，奇怪地问：“不知你的名，没问你的姓，你是谁呢？”老人哈哈大笑说：“我嘛，我就是这山里的神。你看吧……”他抱起白鹅女，往前一指，就见各种的果树，野苹果啦，山里红啦，一片片红的、黄的、紫的，永远也吃不完。他往洞里一指、就有无数的灰鼠皮啦，貂皮啦，堆满了洞。他又往山上一指，山就裂了开来，里边的宝石啦，绿玉啦，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看完了，老人把她放在地上问道：“怎么样？留下吧？林里鸟兽听你的话，山里财宝任你玩儿。”白鹅女想了想，问老人说：“我留下做什么呢？”

老人说：“帮我看守宝石。你可以守着彩色宝石玩，也可以到树林里采果子，还可以看小兔子跳舞，听小鸟儿唱歌。成天舒舒服服地吃、玩……”但是白鹅女说：“不！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要回家。”石头老

人奇怪地问：“为什么？”白鹅女说：“我要把这野葡萄，带给磨房里做工的瞎老头儿，让他不再摸着墙根走路，把头撞在门上，让他也看看天上的星星，是多么亮。也带给那吹笛子的盲艺人，让他不再跌进泥坑里，让他看看路边的草，是多么绿。还给我的小妹妹，让她从屋里走出来，到河边看看那可爱的白鹅……他们会多么高兴啊！”

老人劝她说：“你留下，有享不完的幸福，说不尽的快乐。哪儿有这样好的地方呢？”但白鹅女摇摇头，坚决不肯。老人有意要试试这个小姑娘的胆量，便假装生起气来。他撅起胡子，吹出一口气，白鹅女给吹到半空里。风声在她身旁呼啸，吹得她睁不开眼睛。等她落下地来，老人问她：“怎么样？愿意跟我留下吗？”她摇摇头：“不！我不愿意留在这里。”

老人哼了一声，一口气把白鹅女吹到云层上边，风卷着她，翻上翻下，她紧紧地抱着篮子，不住地折跟头。当她落下地来，老人问她：“怎么样？还要回家吗？”白鹅女仍旧回答：“我要回家。”

老人张开大嘴，直着胡子吹了一大口气，立刻刮起漫天漫地的大风，沙石在空中乱飞，发出吓人的呼啸声。白鹅女被风卷上去、翻下来，不住地在半空里打转。但她落到地上来时，仍旧说：“不！我不愿留下，我要回家。”

她以为石头老人一定要严厉地惩罚她了。但老人却把她抱在怀里，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你真是个勇敢、善良的好孩子，谁接待了你，都会幸福的。”他顺手折了一根绿树枝，放在白鹅女手里，说：“拿着它吧！回家的路远着呢，有了它，你就不会累了。”白鹅女刚要向老人致谢，老人把手一挥，一阵清凉的风，就把她飘送到山脚下。

白鹅女不知道怎样回家，就一直往前走。这树枝真是奇怪的树枝，拿在手里，走起来又轻又快，像风吹送着她一样。她走了很久，来到一片麦田里。炎热的太阳，晒干了地皮，麦苗子好像秋天的枯草，铺倒在

地面上。田边上坐着一个老头儿，飘着银白色的长胡子，他那干瘦的脸，好像枯老的树皮。他不住地摇着头叹气，谁见了都会难过的。白鹅女跑过去，拉着老头儿的胳膊问道：“老爷爷，你为什么坐在田边上叹气？”老头儿摸摸她的头，说：“好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种地，把一颗颗种子埋进土里，把一粒粒粮食收进袋里，用短把儿薅刀锄掉每棵草，用眼泪和汗珠儿浇灌每棵苗儿。一年又一年，我的汗水流尽了，眼泪流干了，现在我这瞎老头儿只有守着这块土地叹气。”白鹅女放下手里的篮子，拿出一串野葡萄，一颗，又一颗，放进老头儿的嘴里。老头儿吃着、咽着，忽然，两眼亮起来了。他看见自己的庄稼，看见火炎炎的太阳，还看见地下一股清冽的泉水。老头儿抱着白鹅女高兴地说：“我不再用汗珠儿和眼泪浇田了，我要把那泉水引到地面上来。”

白鹅女又往前走。天开始下起毛毛雨来，她走过一座茅屋，听见里边哀哀的哭声，推开门走进去，见一位妈妈伏在织机上，眼泪像雨丝一样往外淌。她伏在妈妈身上问道：“妈妈，你为什么伏在织机上哭？”老妈妈摸摸她的头，断断续续地说：“好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织丝，一年又一年，把各种颜色的丝线穿起来，织成漂亮的绸子。梭儿来回地飞，眼睛也随着它跑，现在我的眼睛瞎了，梭儿停了，乱丝把我缠在织布机上，我既看不见乱丝的头儿，也看不见绸子的花样，我什么也看不见。”说完，又伤心地哭。白鹅女揭开篮子盖，拿出一串野葡萄，一颗，又一颗，放进妈妈的嘴里。妈妈吃着、咽着，忽然，什么都看见了。她找到了乱丝的头儿，看见了最美丽精致的花样。她抱住白鹅女高兴地说：“好孩子！妈妈将织出多么漂亮的绸子呀！”

白鹅女继续往前进。她走到一片草原上，天开始刮起大风来。漫天的黄风，吹荡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形成起伏的波浪，风声里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牧歌，好像孩子哭一样。白鹅女找来找去，找到了一队羊群。一个小牧童骑在大公羊的身上，他戴着一顶圆圆的小红帽儿，手里拿着一支小羊鞭儿，唱着凄凉的牧歌，羊群低着头，紧追在他身后边。白鹅女跑过去，拉住大公羊的角，抱住小牧童，温和地问：“小兄弟，什么事

让你这样伤心？莫非公羊顶角撞了你的头？莫非大风扬沙迷了你的眼？告诉我，我能帮你的忙。”小牧童从羊背上跳下来，搂着白鹅女的脖子说：“小姐姐，我生下来就没有眼睛。一天到晚骑在羊背上，跟着爸爸赶上羊群去放羊，走遍了山坡草地，走过了树林草滩，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望不着。今天爸爸回去寻干粮，遇上大风一直没回来。我和羊群往哪儿去呢？大风把我们赶到东，赶到西，现在不知到了哪里！”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白鹅女亲亲他的头：“小兄弟，不要怕，让我来帮你。”她摘下一颗野葡萄，放进小牧童的嘴里，接着又放进一颗，两颗……小牧童的眼睛就亮起来，看见了一切。他高兴地抱着白鹅女，又跳又笑，唱起最快乐的歌儿。他唱得这样好听，这样动人，连风也止了，沙也住了，小鸟都远远地飞来，蔚蓝的天空聚集起白云，白云的后边，透射着灿烂温暖的阳光。

白鹅女又继续往前走……

她走过一个地方，又走过一个地方，最后回到了家乡。家乡亲切地欢迎她，她那狠毒的婶娘早已得病死去了。白鹅女便让那磨房里的瞎老头儿看见了天上的星星，让那盲艺人看见了路旁的绿草，让小妹妹看见了白鹅……她还让很多很多瞎眼的人看见了光明。也有很多盲人寻找她，期待着她的野葡萄。

邱勋

关于作家

邱勋，原名邱全勋，1933年生于山东昌乐。1953年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微山湖上》《飞吧，小燕子》等，长篇小说《山高水长》《梦国梦》等，短篇小说《大车轱辘转》《邱勋儿童短篇小说选》等。作品《三色圆珠笔》《雪国梦》分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邱勋儿童短篇小说选》获中国新时期十年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

关于作品

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是新时期儿童“问题小说”代表作品之一，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通过一支三色圆珠笔去向的一波三折的变化，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代教育应该如何对待曾经犯过错误的孩子，是相信还是否定，是爱护还是打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现实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中、从常见的小事中发现值得思考和反思的问题，发掘它的内涵和底蕴，进行艺术构思，是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这是让儿童爱看、喜欢看、引起共鸣的基础。设置悬念是作品的另一特点。小说从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期待出发，设置不可预知的悬念，调动读者的兴趣与注意，吻合了儿童的好奇心理，从而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留下“空白”，将读者一步步引入到故事之中。

三色圆珠笔

齐娟娟新买了一支三色圆珠笔。一手捉住金黄的笔帽儿，另一只手轻轻拧动那墨绿色的笔杆儿，“咔”的一声，笔头上跳出个小米粒般大的尖尖，写出字来是黑色的。再一拧，写出的字变戏法般地成了蓝的。又一拧，跳出个红红的小豆豆，写出的字火红一片！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有这么一支笔，也算得上是80年代的装备水平啦！

可是多么糟糕，三色笔今天不见啦！

她翻了书包搜书桌，再跑到操场上、上学的路上，最后又心急火燎跑回家，翻江倒海好一顿搜索。可也真怪，那支笔就像施出魔法，钻了天入了地一般，连个踪影儿也不见。

小姑娘像失却神奇的宝贝那样悲伤，眼圈儿红了。

“你什么时候丢的啊？”女同学们同情地围着她，就像自己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一样。

“昨天放学时还看见的……”齐娟娟说。

消息很快传开来，班长柳群知道了。

12岁的柳群是个很有威信的小干部。他眯起眼，皱起小小的、充满智慧的眉头。一看就明白：他在思索。

班长身边自然少不了有那么几个追随者，其中有个特别活跃的角色，名叫金大梁。他的特点是爱眨巴眼睛，据说一眨巴一个心眼儿。现在他四处瞅瞅，挥一下手，大声说：

“别找啦！——圆珠笔在哪里，我知道！”

“在哪里啊？”几个孩子一齐问。齐娟娟高兴地抬起红红的眼睛。

金大梁伸出两个手指，在半空中晃了晃，鼻翅一扭，眼角飞快朝教室后排的角落里扫了一下。

“噢，二级钳工啊！”孩子们互相会意地笑了。

那位“二级钳工”，一个满头乱蓬蓬头发的男孩子，正弯腰蹲在墙角，伸出乌黑的手指，急急忙忙翻弄着地上的灰土。

他叫徐小冬，是齐娟娟的同桌，半个月前刚转到这个学校里来。转来不久，就得了这么个诨号儿。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他跟着几个社会青年在街上掏包，被人扭送到派出所，住过三天“学习班”。金大梁更说得有枝有叶，就像刚从鲜树棵子上掐下来一样。说他别看人比个鸡蛋大不许多，道业可不浅，拜过名师学过徒哩！他师傅是个出色的高级“钳工”，两个指头伸进煤球炉里，闪电般夹出赤红的煤球来，手指上的汗毛儿不兴烧掉一根。别看徐小冬不声不响，蔫不啦唧没睡醒一般，以后大家小心自己的口袋就是啦！

“对，准是他！”一个男孩子说。

“不是他是谁？咱班里从没出过这事！”一个女孩子说。

“他照顾齐娟娟倒方便，两人国境线连在一起嘛！”没看清说话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然啦，这些话声音很低，徐小冬未必能听得清楚。不过据说这号人物反应特别锐敏。他准是感觉出大家的叽叽喳喳跟他有关，只见他不再低头翻弄灰土，慢慢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扭头看看窗外。那张瘦瘦的脸上盖一层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就像半个世纪没有洗脸一样。这

号人嘛，也看不清他脸红了没有。

直到下午放学，三色圆珠笔仍然不见踪影，徐小冬也没有主动投案。

“得给他加加温！”金大梁说。

柳群沉思着，决断地点点头。

金大梁就跳到门口，冲着正在收拾书包准备离校的同学们喊道：

“大家慢点走，开个会！”

“什么会啊？”有人放下书包问。

“选举会。”金大梁说。

“选举什么啊？”大家奇怪了。

“民主投票，选举小偷！”柳群绷住脸，显得一本正经。

教室里“轰哈”一声，一齐乐翻了天。有几个调皮鬼，遇这类事比过年还上瘾，一齐捶桌子砸板凳表示赞成。另有几个机灵些的，挤鼻弄眼咬耳朵，仿佛猜透了柳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实说，选队委，选班长，从来没像这次选举这么庄严、热烈、一丝不苟。金大梁毛遂自荐当了监选人，把裁好的小纸条儿一张张分发给选民们。当然，徐小冬面前也得到了同样的一张。

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放弃权利，参加了投票。没有提候选人，选举结果却十分集中。一张张选票上，有的写着“徐小冬”，有的写着“二级钳工”，有的还配上彩色插图，画着两个瘦瘦的指头，稳稳地夹着一只火红的煤球儿！

“你的呢？”柳群来到徐小冬跟前。金大梁几个呼啦啦跟在身后，一个个伸脖子瞪眼出怪样。

徐小冬开头还能稳住阵脚，谁也不看，一个人坐在课桌前面。这时候，只见他猛吸一下鼻头，抓起桌上的纸条儿“哧”一声撕碎了。

柳群嘴角挑一挑，无声地笑笑。他说：

“你不愿意投票也可以，那就把东西交出来吧！”

“我没拿。”徐小冬瓮声瓮气地说。

“你没拿？”金大梁睁大眼睛，“你没当面拿，是背后拿的！”

教室里又“轰哈”一声笑了。

“我没拿。”徐小冬还是那句话，可声音比刚才低多了。

“那么圆珠笔哪去了呢？”金大梁夸张地笑着说，“它长了翅膀吗？飞到月球上去了吗？”

“反正我没拿。”徐小冬嘴唇哆嗦着，声音更低了。柳群嘴角又挑一挑，说：

“徐小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徐小冬扭过头来，只见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

选举结果

徐小冬（又名“二级钳工”）共得三十三票

“你们欺负人！”徐小冬带着哭腔说，脸上那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不停地抽动着。他冲到黑板前要去擦上面的字儿。

几个男孩子挡住了他。领头的金大梁大声说：

“我们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不欺负人！可你是个啥样的主儿？你是老偷的儿子，大偷的弟弟……”

“小偷！”“小偷！”孩子们喊号子般接上茬儿喊叫着。

人们在兴奋的、胜利的、近于疯狂的欢乐时刻，往往不去注意倒霉的失败者情绪的变化。孩子们大概更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只锋利的刀片切开徐小冬毛茸茸皮肤下面的血管，就会看到，那里面也有鲜血哩！而且，现在这鲜血是汹涌的、野性的，充满着疯狂的报复力量！

只见徐小冬冷不丁蹦起来，一把抓住了金大梁的领口。立刻两个人扭到一起了。

战争的乌云在教室上空笼罩着、飘荡着。

几个女孩子连声尖叫着。不知因为胆小还是由于心软，齐娟娟红着脸喊道：“别打啦，别打啦！圆珠笔俺不要啦！”

多亏班长柳群真有点权威，好歹把两人喊开了。

“好小子，你等着！”金大梁吐出一口唾沫。

“你等着，好小子！”徐小冬吐出半口唾沫。

第二天，徐小冬照常来校上课。他怯怯地、小猫一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没有注意到，同学们书包上的拉锁都拉得很紧，书包带子也都在扣鼻上扣严了。圆珠笔的事再没人提起，他想，这场风波也许已经结束了。

上第三节课以后，柳群告诉他，班主任秦老师在办公室里等他。

听到这话，徐小冬感到两腿有些发软。他磨蹭了好一阵，慢慢走进了办公室。

老师们都上课了，屋里静悄悄的。秦老师埋头坐在一摞摞作业本子中间批改作业。她四十来岁，鬓发已经斑白了。

徐小冬怯怯地站到她的身旁。

秦老师改完一本作业，抬起头来，望着徐小冬。她态度是和善的，神色带着几分忧愁，几分悲凉。

“徐小冬，你又犯老毛病啦？”她叹口气，轻声说。徐小冬不说话，望着自己的脚尖。

“说啊！”她又说。

“我不对，撕金大梁的领子……”徐小冬说。

“打架是不对的，可现在先不谈这些，”秦老师缓缓地说，“你不要转弯抹角，避重就轻。先谈谈圆珠笔的事吧！”

“我没拿。”徐小冬一只脚搓着另一只脚背。

“我做了点调查，并不强迫你承认。”秦老师态度仍然十分和蔼，“你喜欢那支笔，曾经打算用你的小刀、钢笔、空鞋油盒跟娟娟交换，对吗？”

“对。齐娟娟不换。”徐小冬说。

“前天做值日，你走得最晚，对吗？”

“对。”

“找圆珠笔的时候，你显得特别积极。墙角的灰窝里也翻，老鼠洞里也掏……你从老鼠洞里找出笔来了吗？”

“没找到。”

秦老师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

“你自然知道，那里面是找不到圆珠笔的。”她继续说。“同学们反映说，这两天你走路、说话都变了，都很不自然。看来你心里也是很痛苦很矛盾的。反映情况的同学，都是少先队员，大部分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他们不能诬赖你吧！”

“不能。”

“那就好了！”秦老师高兴地吁了一口气，眼角的鱼尾纹儿微微颤动了一下，“你喜欢它，拿去玩了两天，也该还给人家了。你要是脸上抹不开，就悄悄交给我。能办得到吗？”

“不能办到。”徐小冬说。

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个正看报纸的高个儿男人。听到这话，他微微地抬起头来，望了徐小冬一眼。原来这是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徐小冬以前读书的学校附近有几个社会青年，他们硬拉徐小冬去掏包，遭到拒绝时，也曾翻起眼皮瞪过徐小冬一眼。副校长的眼神是冷峻的、严厉的、正气凛然的，而那帮人的眼神是疯狂的、血红的、杀气腾腾的，两者完全不同。但它们同样使徐小冬心惊肉跳。

秦老师站起来，让徐小冬和她一起走到窗前。窗外是学校没有完工的高大的楼房，房前是花坛、单双杠和碧绿的杨树。不远处的教室里传来轻快的琴声和孩子们不太整齐的歌声。

秦老师又让他回过头来，望着办公室高高的粉墙。墙上整齐地挂着

一排奖旗和奖状，阳光在玻璃镜框和奖旗彩穗上一闪一闪。

“我们是全区的重点学校，你喜欢吗？”身后又传来秦老师的声音。

“喜欢。”徐小冬说。

这可真是实情话！为了脱离那几个社会青年，爸爸托了好多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转到这个学校里来。秦老师更是好人，别的老师不要，多亏秦老师才收留了他。

“你大概并不喜欢，”秦老师说，“你可能打算离开这个学校。”

副校长又微微地抬起头来，望了徐小冬一眼。徐小冬只觉得从骨缝里冒出一股冷气，连头发梢都冰凉了。

“不，不……我不……”徐小冬嘴唇哆嗦起来。

“主动权在你手里。现在还不晚，你自己考虑考虑吧！”秦老师说。她让徐小冬站在一旁，摊开本子又批起作业来了。

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篮球场上不时传来欢呼和奔跑的声音。徐小冬呆呆地站着，垂下那小小的、毛茸茸的脑袋。隔着那乱蓬蓬的头发和黑不黑黄不黄的脑门，我们看不见他那些大脑细胞的活动。也许有一个代表正确的小人和一个代表错误的小人，正在进行着生死搏斗吧？但也许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沙漠似的一片空白，收割过的田野般一片荒凉。

秦老师转过脸来，焦急、期待而又和善地说：

“我们在挽救你，希望你不要在错误的路上滑得太远，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我们不愿意现在就告诉你的家长，或是报告派出所……”

徐小冬身上每一根神经都簌簌抖动起来。告诉家长意味着什么，徐小冬完全了解。爸爸的皮带在他屁股上留下的印记现在还清清楚楚。而派出所，虽然没有呼啸的皮带，但烙印在他心灵上的印记却比皮带留下的更深更痛……

“我们给你三天的时间，等待你的觉悟。三天以后，如果你仍不回头，我们只有按照你和我们都不愿意的那种方式处理了。”秦老师顿一顿，抬头望一望副校长，又接着说，“这是领导上的决定。记住，三天。”秦老师的话仍然那样轻，那样柔和，如同一脉潺潺的流水，但扑到徐小冬身上，却像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他像片小树叶一样被卷得团团乱转，被撕成千万块碎片，被推进无底的深渊。他是怎么轻飘飘而又踉踉跄跄走出办公室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副校长第三次抬起头来，朝徐小冬望了一眼。那眼神的角度、亮度和不可动摇的庄严程度，跟上两次完全相同。

三天过去了。

这三天，和地球上任何另外的三天并没有多少差别。校园内充满着思索、进取、嬉闹和欢乐，校园外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幸运和不幸。徐小冬还是那个徐小冬，只是乱蓬蓬的头发似乎更乱了一些，脸上的茸毛似乎更厚了一层。

他不说话，不跟任何人接近。孩子们也像对待瘟疫病菌那样躲着他。他离家远，中午本来要到街上买个烧饼，现在也不见他离开教室。金大梁发现了这一点，他朝柳群说：

“徐二哥偷吃了《西游记》里的人参果，要成仙啦！”

第四天一早，柳群兴冲冲从办公室跑出来，急急来到齐娟娟身旁，高高举起一支崭新的三色圆珠笔，交给了齐娟娟。他眼角瞟一瞟徐小

冬，说：

“小心点儿，以后不要再丢了！”

齐娟娟连忙接过笔来。久违了，亲爱的三色笔！金黄的笔帽，墨绿的笔杆，连那轻轻拧动时“咔”的一声脆响，都是这么亲切而又熟悉！小姑娘腮颊上两个浅浅的笑窝里盛满了幸福和欢欣。

身旁的徐小冬却勾头缩背趴到桌子上，两手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一动不动。

语文课快要下课的时候，秦老师说：

“徐小冬同学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严重的错误。严重之处在于不是初犯，而是重犯。他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勇敢地改正了错误，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今后，希望同学们对他加强帮助，不要歧视……”

听着听着，徐小冬突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他哭得声嘶力竭，仿佛要把心脏、肝肺和每寸肠子，都从喉管里呕出来。他那瘦瘦的身体不住地抖动，就像小树叶在温馨的阳光与和煦的春风中随风舞动一般。也许他那瘦小的躯壳，一时承受不了这太多的感动、悔恨和突如其来的爱抚吧！

“鳄鱼的眼泪！”金大梁说。

“装蒜！”另外几个男孩子说。

“不要歧视他！”柳群说，“改了就好！”

按说，我们这个小小的故事应该结束了。最多也不过再讲一下秦老师带领同学如何总结，在一定的会议上介绍一番经验。但是，天不作美，后来又出了一点小小的岔子（看来天地之间，有时不免要出点大煞

风景的岔子的），使得我们这个虽不精彩却已算相当圆满的故事，不得不再继续下去。

事情是从齐娟娟那天半夜醒来引起的。白天她挪了一下床铺，梦中醒来，感到身子底下一件硬硬的东西，把她硌得老疼。用手一摸，原来是支圆珠笔。

她扭开灯，想把笔放进书包。

但是，当她打开铅笔盒，奇迹出现了：她面前摆着两支一模一样的圆珠笔！同样是金黄色的笔帽、墨绿的笔杆！同样是拧动时“咔”一声脆响！在纸上试试，同样是红、黑、蓝三种颜色！

小姑娘目瞪口呆了！

但是齐娟娟还是终于认出了应该属于她的那一支。天亮以后，她急急跑进学校，把柳群给她的那支笔交给了秦老师。

这会儿，轮到秦老师目瞪口呆了！

徐小冬被叫进办公室。他低头站着不敢看秦老师的眼睛。

“这支笔哪里来的？”秦老师把笔举到徐小冬面前。她声调还是那么柔和，但已失去了平静，而且不知为什么，有些怯怯的了。

徐小冬神色慌乱，觉得脚下的土地在打着旋儿陷下去，陷下去！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阵，他突然死死地抓住桌子，如同发作了精神病般哭叫着说：

“秦老师，不要告诉俺爸爸，不要告诉派出所，不要赶我走，不要赶我走啊……我一定改，一定改啊……”

然后，他急忙掏出几张角票放到秦老师面前，接着说：

“这是我每天中午的饭钱，一共六毛……再过四天，凑够两元四角，我就给他把钱送了去，送了去啊……”

“送给谁啊？”秦老师拧紧眉头，感到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就是街角那家文具店，有一个戴眼镜的售货员……”

我们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看来真像金大梁传播的，徐小冬真有点儿“夹煤球”的本事。而且也像人们所常常议论的，吃过这口食的人物，要改正还就是不容易哩！

秦老师再不能平心静气地批改作业了。尽管屋里并没有十二级台风，但她也像前天的徐小冬一样，两手小树叶般簌簌颤抖，身子仿佛正在跌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好些同学都来了。

柳群又皱起小小的充满智慧的眉头，但眼神却有些茫然。

金大梁仍在不住地眨巴眼睛，但眨动起来，也失去了往日的机灵劲儿。

徐小冬呆呆地站着。是的，按照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标准，徐小冬还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好在他在生活里和故事里都不是这样的角色。而当他弄清了齐娟娟那支笔的来龙去脉时，处在他的地位，眼下可能会显露出报复的、扬眉吐气的神气，至少也会有点被洗雪了冤屈后的快乐。但是，他没有，真的没有。他不哭了，可也没有笑。他半低着头，呆呆地站着。他的头低惯了，一时还不习惯抬起来。

“我上文具店……把笔给送回去吧……”他低声说。

“我们也去！和徐小冬一起去！”柳群、金大梁和“选举小偷”最积极的几个同学一齐说。

秦老师没有回答。她慢慢拉开抽屉，拿出一只自己准备当午饭的面包，连桌上的几张毛票，一齐塞到徐小冬兜里。

“你们上课去吧！”她疲乏地挥一下手说。

秦老师离开办公室，走向学校大门。她的脚步正像她的心境一样，这样轻松，又这样沉重。她手里紧紧握着那支三色圆珠笔。它像一块火炭，在烧灼着她的心窝；又像一块冰块，在清醒着她颤动的神经……

“我，首先是我……向文具店，检讨……”她喃喃地说。

副校长兼副支书工作很忙，正在召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儿童的重要会议。

罗辰生

关于作家

罗辰生，1943年出生于河北阜城，儿童文学作家。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作有《下世纪的公民们》《少年的心》《小巷奇人》

《“大将”和美妞》等。作品《吃拖拉机的故事》获《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一张彩票》获《儿童时代》优秀作品奖。

关于作品

《白脖儿》是一篇极具趣味性的儿童短篇小说，也是新时期儿童“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从丰富的儿童生活出发，拉近了作品与小读者的距离。通过对小学生张小明渴望戴上红领巾，但又由于捣蛋顽劣不能通过组织考验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顽皮但又不乏勇敢的儿童形象。出人预料的结局，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丝遗憾，但也正是这种遗憾给读者们以深刻的印象。心理活动的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细腻朴实的文笔，将儿童心里的想法与感受描写得生动有趣。小说趣味的故事情节，朴实无华的儿童语言，也让小读者们产生强烈的亲切感，从而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白脖儿

一

五（2）班的张小明有个“漂亮”的外号——白脖儿。

这外号还是他奶奶给起的呢！

有一次，不知道他怎么把他奶奶气急了，他奶奶要打他。他在前边跑，他奶奶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生气地嚷：“也不嫌害臊，都五年级了，还是个白脖儿！”

这话被同班的同学听见了，“白脖儿”的外号就传开了。他怎么戴不上红领巾呢？用中队长方娟娟的话说：就是经不起考验。

有一次，地理老师上课提问一个同学，祖国有几条山脉。这个同学回答不出来，就冲张小明使眼色，让他偷偷告诉自己。张小明想拿这个同学开开心，逗大伙笑一笑，就装得挺认真的样子小声说：“有西山！”这个同学就忙说：“有西山。”他又说：“有景山！”这个同学也随口就说：“有景山！”逗得同学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老师讲北冰洋，他就搭下茬儿：“北冰洋产冰糕！”老师说：“你怎么乱说一气？”他装得可认真了，忙说：“哎呀，商店里卖的冰糕上边就写着北冰洋呢！”结果，全班又哄堂大笑。

就这样，每一次讨论他入队时，中队长方娟娟总是说：“再考验考验吧！”

张小明总入不了队，肚子里憋着气，这股气就冲方娟娟撒开了，因

为方娟娟戴副眼镜，他就背地里叫她“四眼儿”。

五（2）班班主任白老师是后半学期接的班，又兼中队辅导员。一次，她问中队长：“娟娟，张小明怎么总入不了队呢？”

“有缺点，老不改。”

白老师笑了：“有些缺点，入了队再改不也行吗？”

娟娟一听，吃惊地说：“什么？带着缺点入队？哎呀，那怎么行？”

白老师说：“咱也不能总盯着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呀！”

方娟娟不吭声了。白老师说：“你是中队长，应该主动地做工作，找他谈谈吧！”

第二天，方娟娟找到张小明。张小明想，还不是找碴儿批评我，就没好气地说：“你不就是不让我入队吗？我早想好了，不入队照样干革命，咱当党外民主人士！”

说完，一转身走了。

方娟娟看着他的背影，心想：哼！他都不想入队，还看他的优点哪？难道入队还得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呀！

过了些日子，大队部又批准一批队员，当然又是没有张小明的份儿。可张小明的上一年级的小妹妹却入了队。授巾大会上，张小明自然要坐在“民主人士”的专座上，眼巴巴地瞅着小妹妹戴上了红领巾，他眼圈都红了，又怕同学瞅见，忙低下头。可又一想，老这么低着头，不是更显眼吗？索性又仰起头来。

放学的时候，有的同学说：“小明，你真要当一辈子白脖儿呀！”

这话钻到张小明的心里去了，他却装得没事儿似的，冲同学笑着。

可是，他心里想：唉，小学毕业以前要真的戴不上领巾，那一辈子再也戴不上了。想到这儿，他心里难过极了。

星期天，他瞅着放在床头上的妹妹的领巾，想出一条主意。他偷偷地把领巾拿出来，一口气跑到照相馆。他在镜子前戴上领巾，脸红得快跟红领巾的颜色一样了。他坐在照相机前，心里发慌。照相的叔叔说：“笑一笑，笑一笑！”

他咧嘴笑了笑，照相的叔叔摇着头说：“哎呀！小朋友，你刚入队吧？看把你高兴的，连笑都不会啦！”

他又咧嘴笑了笑，那叔叔仍摇着头。没有办法，只得勉强按了一下快门，张小明才松了口气。跑出照相馆，又偷偷地把领巾放回原地。他心想：我有了戴领巾的照片，长大了拿出来看看，也会得到安慰了。可又一想，这到底是假的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二

过了几天，放学的时候，队员们留下来开会，一下课，张小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出教室，他觉得，队员们都在瞅着他。到了校门口，又停住了脚，他真想知道是不是讨论他入队的事。心里知道偷听队员开会是不对的，可两只脚一点不听话，又走回来，蹲在窗台下偷听。

噢，是讨论明天中队到北海活动的事。现在队员们在分组，说是一组在前边跑，当“敌人”，在跑过的路上用粉笔画标记，后边一组寻找着标记追。啊！这是玩“跟踪追击”！

张小明心里痒痒起来。

末了，白老师讲话了：“同学们，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张小明参

加明天的活动呢？”

顿时，激烈的讨论开始了。

一个女同学说：“他不是队员，怎么能参加队活动呢？”

张小明心里凉了半截。

又一个同学说：“让他参加吧！要不，总把他一个人放在外边，他心里多难过呀！”

一个女孩子又说：“他心里才不难过呢！他妹妹戴红领巾的时候，你瞧他那个样，扬着头，一点不在乎，要是我呀，早羞死了。”

“他心里难过，要是成心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呢？张小明爱逞强，他会这样的！”

张小明两眼一阵酸，忙揉了揉眼。

这时，方娟娟说：“张小明根本不想入队，他说他当民主人士，还说，不戴红领巾照样干革命。”

“他说了吗？是这么说的吗？”

“当然是这么说的！”教室里没有声音了。

张小明在外边觉得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他不等里边开完会，就赶忙逃走了。

他一边往家走，心里一边骂方娟娟。回到家，把书包往桌上一摔，就躺在床上。

一会儿，他奶奶从外边进来了，怀里抱着两个大面包，高兴地

说：“小明，在大街上，我看见你的同学都在买面包，说是明天去北海玩，我也给你买了两个，留着明天在北海吃。”

张小明把头扭到一边去。

第二天天一亮，小明拿着面包早早地就出了家门。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他正徘徊着，见同学们排着队走来了，打着队旗，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走着，白老师跟在后边。张小明怕同学看见他，忙一闪身躲进了旁边的商店。进去一看，是个文具店，他隔着玻璃往外偷看着。见方娟娟朝文具店走来，他忙站在柜台前，装着在看什么东西。

方娟娟走进来，匆匆忙忙地买了几支粉笔，刚要走，一眼瞅见了张小明，她想和小明说几句话，可张小明成心仰着脸不搭理她，方娟娟忙跑出去了。

张小明想，你们不让我去，我自个儿去，一个人照样玩，还要比你们玩得痛快！他不知为什么，也买了几支粉笔，向北海跑去。

他进了北海，偷偷地爬上山，坐在大石头上瞅着山下的同学搞活动。

队旗插在山下的一个椅子上，白老师坐在那儿，算是大本营。当“敌人”的一组，在前边飞快地跑着，追踪开始了。小明瞅着真眼馋，又一想，我才不羡慕他们呢！可又忍不住伸长脖子朝下看着。看着看着，他又“恨”起自己来：真没出息，就不看！他索性闭上眼，可两个眼皮直想睁开，他就用手捂着眼。

正在这里，他猛地听见：“朝这边跑，他们逮不着！”他忙睁开眼，见“敌人”朝他这儿跑来。他忙跳下大石头，藏在石头后边。

“敌人”气喘吁吁地跑到石头跟前，一个人说：“在这儿画个记号，咱们从这儿下山，过石桥，绕着北海跑，到五龙亭去！”

一个同学忙画好记号，他们又匆匆地跑了。

张小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又羡慕起来。这时，方娟娟带着一组朝这儿追来。张小明想，他们玩得真痛快，我也痛痛快快地玩，干吗一个人傻坐着。他把自己当成“敌人”，设想着后边也有人在追他，也画着记号，朝山上跑，一边跑，嘴里还一个劲地喊：“追上来啦！追上来啦！”他边喊边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绕白塔跑了一圈，又从西边跑下去。他跑累了，站下来，喘着粗气。心想，我这不是自己蒙自己吗？有什么意思？他感到浑身没劲了。这时，就听方娟娟喊：“快追！他们朝山下跑啦！”张小明一惊，哎哟！坏了，他们把我的记号当成“敌人”的记号啦！这怎么办？又一想，哼！不让我参加，我让你们尝尝苦头。想到这儿，他浑身又来了劲，飞快地跑着。一边跑一边画着记号，就听后边一个劲地追，他不由地笑起来。

他跑着跑着，忽然，发现了自己刚才画的记号。心想，哎呀！我怎么绕了一个圈又跑回来了！又一想，对啦！我把记号连在一起，让他们一圈圈地追吧！

想到这儿，他画完一个记号，忙爬上树，骑在大树杈上，密密的树叶遮住了他。没过一会儿，方娟娟他们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方娟娟喘着气，抹着顺脸流的汗说：“这儿有记号，快追！”

十几个人又跑起来，有的累得喘粗气，有的用手扒着台阶往上爬。张小明在树上看着他们又照原路跑起来，心里美得忍不住地乐。

没过多大一会儿，方娟娟他们又跑了回来，有的男同学脱了上衣，穿着小背心，有的女同学小辫儿都跑散了。他们跑到大树下，一个同学

说：“快追！这儿有记号！”

方娟娟说：“慢着！咱们怎么又跑了一圈？再追，还是绕着圈呀！”

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觉得浑身没劲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骂着：“怎么搞的？引咱们兜圈圈！”

一个同学说：“老天爷呀！快刮点风吧！”他仰起脸，一眼看见了树上的张小明。

“咦！张小明在树上呢！”

方娟娟抬头一看，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喊道：“快下来！”

“我不下去！”张小明不敢下去。

“这记号是不是你画的？”方娟娟生气地问。张小明拉着长声说：“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你！”

张小明说：“你说是我，我还说是你呢！”

方娟娟气得咬着牙，同学们气得直跺脚。

“你，你干吗来北海？”娟娟大声问。

“咦？哪儿写着我不能来？”张小明说，“这是人民公园，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

方娟娟被问得张口结舌。

“那，你为什么画记号？”

“兴你画，就不兴我画？我自己的手，谁也管不着！”

娟娟气呼呼地说：“你破坏了我们的活动！”

张小明一耸肩膀：“那怨谁？我又没喊你们，没让你们追我！你们愿意呗！”

方娟娟气得脸色都变了。张小明却笑嘻嘻地说：“要经得起考验嘛！再追呀！”

方娟娟气得哭起来。

这时，那些“敌人”气冲冲地跑来了，大声嚷着：“你们干吗逼人？我们都到了五龙亭，你们为什么不追？”

方娟娟没好气地说：“你问问他吧！”用手指着树上的张小明。

一次计划好的活动，全被张小明搅了。同学们站在那里，生气地瞪着张小明。张小明可不甘示弱，仰脸看着天。同学们没有办法，垂头丧气地下了山。

张小明看着同学的背影，心里又后悔起来，他想，影响了这么多同学活动，多不应该呀！又一想，反正后悔也晚了，等以后有机会再“立功赎罪”吧！

同学们下了山，告诉了白老师，白老师皱着眉头说：“这对我们也是一次警告呀！”

“什么？对我们的警告？”方娟娟问。

“是啊！张小明现在还跟在中队后边跑，假如有一天，他不跟我们跑，自己到社会上，结识一些小流氓，他变坏了，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

有的同学点着头。

可是，方娟娟听了，还是一肚子的气。

三

五年级就要毕业了。五（2）班中队最后一次讨论发展队员。当一个同学提出张小明时，方娟娟立刻说：“你们都忘记上次在北海的事了吗？”她在提醒大家。一个男队员说：“也不能因为小明捣过一次乱，就形成成见呀！”

方娟娟“腾”地站起来：“谁形成成见啦？我是为了红领巾的荣誉。维护少先队的纯洁和荣誉，是我们的责任！”

另一个队员说：“你也得相信他，他会改正的！”

“改正？考验多少次啦？哪次他改了？”

一个中队委说：“咱们全中队三十九个红领巾，竟帮助不好一个同学，难道咱们就没责任呀！我们只知道考验，谁耐心地帮助他一次来着！”

方娟娟说：“内因是根据，外因只不过是条件呀！”

教室里叽叽喳喳地说起来，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争执不下。方娟娟说：“要不，再考验一次。”

就在这时候，教室的门“啪”的一声开了，一个外班同学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进门就问：“张小明呢？”

“什么事？”方娟娟说。

“刚才，小明在操场上玩单杠，一不小心，从兜里掉出一张纸片

来。我当初也没注意，小明走了以后，我捡起来一看，咦！是张照片，你们什么时候发展小明入队啦？真不易呀！白脖儿戴上了红领巾。”

方娟娟忙拿过照片，气得睁圆了眼：“哼！还有脸笑呢！大家说说吧！能发展这样的人吗？”人们都围过来，探着脑袋看照片上戴着红领巾的张小明。

人们谁也不吭声了。

方娟娟把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对外班同学说：“你先别声张，这回，得狠狠批评他！”外班同学一吐舌头走了。

有人建议，明天再到北海去活动一次，因为上次没玩好，再有，很快就要毕业了，大家都希望在一起热闹热闹。有的人还提议，明天到北海划船，大家都拍手赞成。

中队会刚开完，白老师来了。她听说不吸收张小明入队时，眉头又皱起来。方娟娟忙掏出照片：“白老师，您看看！这能发展他吗？”白老师接过照片，眉头皱得更紧了。

方娟娟说：“哼！您看，他还笑呢！”

白老师说：“你仔细看看，他笑得这么勉强；他的笑里，隐藏着多么大的痛苦呀！”

“我怎么没看出来？”方娟娟说。

“因为你从一年级就戴上了红领巾，不理解同学们没戴上领巾的心情，更没理解到一个就要毕业同学的心情呀……”接着，白老师建议让张小明也参加这最后一次中队活动。方娟娟勉强同意了，但心中暗想，可得小心点，别再让他给搅乱了。

张小明正在大街上玩，听说让他参加明天的中队活动，高兴地蹦起来，心想，兴许明天会给自己戴上红领巾呢！又一想，上次自己把活动给搅了，这一次，自己一定得来手“漂亮”的！

早晨，红领巾们又集合好了，方娟娟一查，就少张小明，她撅着嘴没吱声，心想：“哼！这样的人还想戴红领巾哪？”

白老师让一个同学去找，没多大一会儿，这个同学跑回来，说张小明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了。于是白老师就带着同学走了。

一到北海，同学们忙向船坞跑去，可是，售船票的亭子前面，早排了长长的队，“红领巾”们都着急起来，方娟娟急得直跺脚。

这时，张小明从亭子前的人缝里钻出来，脸上流着汗，心里美滋滋的。他见同学们正在一边着急，唉声叹气，就想马上跑过去。可他犹豫了一下，又站住了，心想，我可不能显出巴结你们来！于是，装得没事儿似地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又担心同学看不见他手里的船票，就捏着票角，让风吹得一张一扬的。

“咦，这不是张小明吗！”一个同学喊，偏看不到船票。

“张小明，你怎么一个人来啦？”另一个同学问。

张小明沉不住气了，仍转着弯说：“我给家里买船票来了。”“哎呀！有多余的吗？”同学们忙问。方娟娟也马上凑过去，看着小明，她不好意思求张小明。张小明装模作样地成心数着船票：“可能有多余的！”

方娟娟再也沉不住气了，忙说：“给我们吧！不！给咱们班吧！”

张小明说：“好吧，给你吧！”方娟娟拿过船票一数，哎哟，正合适！高兴得不得了。白老师走到方娟娟跟前：“娟娟，这是小明特地早

来，给中队买的船票。小明，我说得对不对？”

小明低着头笑了。

同学们感激地看着小明，方娟娟像刚刚认识张小明似的，睁着大眼看着他。

“红领巾”们上了船。张小明和方娟娟一船，张小明划着船，方娟娟和几个女孩子坐在船尾和船头。歌声和笑声从水面上传来，清风掠过水面，水面上翻起一层层细浪，细浪撞击着船头，掀起雪白的浪花。

到了北岸，张小明说：“我在这儿看着船，你们到九龙壁去看看吧！可好玩啦！”娟娟和女孩子们上了岸。

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蓝蓝的天，不知从哪儿钻出一块黑云。广播器里播送着大风警报，水面上的小船都往码头划去。跟着，树梢开始摇晃了。

娟娟和同学们跑回来。“怎么办？”娟娟着急地说。

小明说：“你们快上来，趁风不大的时候，把船划回去！”

他们上了船，小明使劲划着船，向南岸划去。刚划到中间，忽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瓢泼大雨下起来。成排的浪头向小船涌来，小船摇晃着，方娟娟和几个女同学吓得尖声叫着。张小明大声喊道：“坐稳了！不要乱晃！”浪头更高了，一会儿把小船举起来，一会儿扔下去，浪尖上溅起雪白的沫儿，像要吞掉小船似的。

张小明一看船不能往前划了，他见离东岸不远，忙向东岸划去。快到岸边了，他见大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怕船撞在石头上，忙收住桨。大浪头把小船冲到岸边，他忽然站起来，一下子抱住一块突出的大石头，小船仍旧在摇晃着。方娟娟也学着小明的样，在船的另一头也抱住

一块石头，小船稳住了。

同学们都安全地登了岸。方娟娟上来以后，正要伸手去拉张小明，可是，小明却摇起双桨把船划走了。

小明大声喊着：“空船会被浪打翻的！我不能上岸！”

“那怎么办？”

“我划回码头去！”小明说着，奋力划起来，迎着风浪，他弓着腰，划呀，划呀！向码头划去。

大雨在哗哗地下着，方娟娟站在雨中，紧张地看着在浪中颠簸的小船：“小明，回来！回来吧！”

小明回过头喊着：“没关系，我经得住考验！”风把他的喊声撕成断断续续的。

本来，小明这是无意中说的话，说他不怕这大风大浪。可方娟娟却动了心，两眼一阵发热，后悔起那一次次的考验来，也恨起自己来。她对几个队员说：“咱们再讨论一次张小明的入队问题吧！”几个队员摇着头说：“不行了，已经晚啦！”方娟娟带着哭腔央求着：“明天，明天就讨论！”一个队委说：“你忘了，今天就是咱们中队的最后一次活动啦！”

大雨哗哗下着，四处白茫茫，方娟娟看着越来越远的小船，泪水禁不住流下来……

孙云晓

关于作家

孙云晓，1955年出生于山东青岛，自1972年起一直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夏令营中的较量》《少年巨人》《16岁的思索》《孩子，抬起头》《赖宁的世界》《金猴小队》《解放孩子》《百年中国儿童》等。《16岁的思索》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唤醒巨人——成功教育启示录》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关于作品

《敢向自己挑战的女孩》是一篇报告文学，文章采用总分的写作方式，讲述从美国回来的小女孩，忍受不了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巨大反差，但经过了父亲的教诲，小女孩变得敢于挑战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并取得成功。作品在讲述小女孩的坚强与勇敢的同时，也反衬出当今社会中的孩子娇生惯养，怕苦怕累，不敢于向自己挑战的普遍现象。

作品从儿童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小事入手，贴近儿童生活，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深刻的道理，从而引起同龄孩子的深切感受，激励他们要勇于向自己挑战。

敢向自己挑战的女孩

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好队员苏进

1988年9月，苏进一家结束了在美国五年多的生活，返回了祖国。

9岁的苏进在美国已经读完了三年级，当她走进陕西省西安外语学院附属小学，自然想接着读四年级。可万万没料到，校长却让她从一年级读起。

原来，老师在摸底测验时发现，苏进虽然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汉语却只会写“工人”两个字，数学应用题一道也看不懂。监考老师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望着她：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苏进，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孩呀，汉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所以，校长让她从一年级重读。

对于校长的决定，苏进一百个不乐意：我都9岁了，从一年级重读，15岁才能小学毕业，一切不都耽误了吗？父母觉得女儿言之有理，又与校长反复商量，校长才勉强同意苏进插入三年级试试。

如今，五年过去了，苏进不但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而且已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转入北京后，她被评为北京十佳少先队员，荣获市教育局颁发的“银帆奖”，并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谈到她为什么进步这样快时，苏进微笑着回答：“这有什么？狠着心向自己挑战呗！”

背水一战

坐在三年级的教室里，苏进才明白校长为什么让自己从一年级重读

了，由于汉语水平近似文盲，她不仅看不懂老师写的字，甚至听不明白老师讲的话，这课还怎么上呢？每逢老师让同学们抄黑板上的题，苏进更慌了神。她照猫画虎一笔一画地写得极慢，等老师擦掉写新的题时，她连旧题还没抄完呢。眼看自己远远落在同学后面，好胜心极强的苏进常常暗自流泪。

考验不仅来自汉语关，还有生活关。

苏进在美国波士顿就读三年的彼波蒂小学，是著名的哈佛大学职工子弟集中的学校，条件极优越。上学放学有专车接送，教室又有地毯和空调，冬天都可以穿裙子。可是，大雪纷飞的西安，苏进要穿上厚厚的棉衣棉鞋步行到校，要与同学们动手生炉子，轮到值日，还要打扫不堪入目的露天厕所等等。这些事美国小学生是从来不做的，苏进当然也从未体验过。

放学回到家里，同样冷得发抖。当时西安的蜂窝煤定量供应，只够做饭，不能取暖。因此，苏进常常裹着被子看书，戴着手套写字。没过多久，她的脚趾冻肿了（直到今日她的两个小脚趾依然红肿异常），奇痒难忍，夜里无法入睡。

一向自认为坚强的苏进，此刻再也忍受不住了，她抱着妈妈大哭起来：“妈妈，干吗把我带回国来呀？在美国我会冻脚吗？我会成为全班最笨的学生吗？”她冲妈妈哭，也冲爸爸嚷，一个9岁的孩子面对强烈的反差怎么会不满腹疑问呢？可爸爸妈妈却沉默着，显得格外严肃。

苏进的爸爸名叫苏格，他在美国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刻苦攻读，先后获得阳伯翰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并取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后资格。当他学业结束之前，三所美国大学都向他发出任教的邀请，只要他填写登记表，可以不费任何周折地留在美国，并能得到每年有两万美元薪金的副教授职位。然而，这位在中国大西北成长的学子，毅然带着妻子女儿返回了祖国，成为陕西省最年轻的教授。在同一间屋子里，爸爸不冷吗？

爸爸也冷。为了熬夜写学术论文，他用热水袋捂着腿，曾不慎烫成重伤，住院治疗后腿上还留下伤痕呢。可是，爸爸为什么不喊不叫呢？苏进望着爸爸止住哭泣。

“进进，还记得《外星人》那部电影吗？”爸爸忽然微笑着问道。苏进点点头，想起了归国前的那一幕。

那是1988年夏日的一天晚上，一向惜时如金的爸爸一改往日的习惯，既没去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也没进电脑中心大楼。一家人乘着自己的丰田牌轿车，驶过弯弯的司尔斯河畔，把车停在闪烁着五光十色霓虹灯的马萨诸塞大道旁。全家人步入了一座电影院。此时，苏进的心里一直很纳闷：今天又不逢年过节，爸爸怎么舍得工夫陪我们看电影呢？

这天放映的是美国著名影片《外星人》。电影内容大意是：外星球一架光子飞船来地球访问，有一个外星人迷失了方向，被留在了地球上。这个外星人虽然与地球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他仍千方百计、历尽艰难，与他的星球取得联系，当他的伙伴来接他时，地球人劝他留下来，他回答：“我要回家！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自己的家更可爱的吗？”

回家的路上，苏进怎么也忘不了那个三角形脑袋的外星人。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说：“进进，外星人都要回去，咱们也要回自己的家了。”“回中国？”苏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爸爸妈妈带她来看电影，是告诉她为什么要返回祖国！

其实，苏进从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一直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在美国的幼儿园里，常常有一种让孩子从家里带物品到班上讲述的练习，那么，苏进讲什么呢？在妈妈的建议下，她先穿了一身镶着金边的红衣红裤，两根长辫一圈圈高高地盘在脑后两侧，再扎一根红头绳。嘿！汉族女孩的服装让美国小朋友羡慕不已。苏进跑上台，骄傲地举起

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纪念章，说：“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徽……”

在美国的小学里，测验算术题时，苏进总是第一个交卷，并且准确无误。美国同学佩服极了，问她有何绝招儿。她说：“这是妈妈教给我的中国算术口诀，美国没有！”

虽然，苏进爱自己的祖国，可她毕竟习惯了美国舒适的生活，还有许多舍不得离开美国伙伴，因此，她是怀着矛盾的心情回国的。

此刻，聪明的苏进明白了爸爸的意思，她小声嘟哝道：“汉语太难学了！太难学了！”妈妈抚摸着女儿的头深情地说：“进进，妈妈知道汉语难学，可咱们是中国人啊！一个不懂汉语的人能叫中国人吗？”

妈妈的话虽说声音不高也不多，却震撼了女儿的心：我不是一直为自己是中国人自豪吗？不懂自己祖国语言的人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呢？

“爸爸，我如果下苦功夫，汉语一定能学好吗？”苏进一向敬佩爸爸的奋斗精神，把心事讲了出来。爸爸站了起来，挥着拳头有力地回答：“能！一定能！爸爸相信你能攻下汉语关！”稍停，他又说：“爸爸送你四个字——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

苏进不再抱怨，也不再流泪，默默地开始了一场语言大搏击。课堂上，她全神贯注，边听边写边默记。听不懂就借助老师的表情和手势来理解，回到家里，她把家里的家具、物品几乎都贴上了中英文标签。她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记到哪里，简直像着了魔。不仅如此，她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汉语词汇：饭桌上学菜名，乘车时认站名，去商店记商店名。就连与小伙伴做游戏，她也先在地上写下对方的名字。为了独立地学习，她不但学习了查字典，甚至练到了根据厚薄手感便能查字的惊人程

度。尽管如此，她若想按时完成作业，也要付出比别人多三四倍的时间去钻研，但她从不请示老师特殊照顾。为此，她牺牲了许多娱乐和休息时间，有时父母睡了，她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继续学习……

编外队委

1989年6月1日，苏进加入了少先队组织。说来有趣，她是与一年级小朋友一同戴上红领巾的。瞧着她高高的个子，与六七岁的小嘎崩豆儿站在一块儿，高年级有些队员开起了玩笑。可是，苏进却觉得非常幸福和神圣。

刚才，是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干部，为苏进佩戴了第一条红领巾。那位队干部庄重的神情和熟练的动作，给苏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刹那间，她萌发了当一名少先队干部的愿望，因为她有一颗为大家服务的心，也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特点。

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苏进的组织才能和多才多艺，就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赞赏，并推选她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

然而，就在苏进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她却不得不随父母调入北京。等她六年级开学转入西城区展新小学，她已经是第七次转学了。如此动荡的生活，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苏进却有着顽强的适应力，一步一步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在展新小学六（2）中队里，中队委员会的组成早已确定。中队辅导员张老师知道苏进当过大队长，希望她在新的集体里继续发挥作用，但又告诉她只能当不戴队干部标志的“编外队委”。苏进听了爽快地回答：“没问题！”

国庆节前夕，中队里决定出一期专刊。苏进主动协助中队委们找材料、剪剪贴贴和设计版面。她还用绘画的方式，将队员们“支援灾区小

伙伴”的事迹表现了出来，成为专刊中最生动形象的内容。当队员们对书写大标题畏难时，苏进毛遂自荐：“我来写！”只见她先打好格子，再用铅笔工工整整写出了“社会主义好”五个大字。张老师见了连连点头，说：“不错！”可苏进做事习惯精益求精，她自己端详了半天，擦掉了其中的“义”字，说刚才写得气势不壮，又重新写了一遍，她才用毛笔蘸着红漆描了出来。

中队的板报工作是项很麻烦的工作，尤其对毕业班来说，常常被当成额外负担。苏进却不厌其烦。本来，她有午睡的习惯，可只要中午需要出板报，她准放弃午休，早早地赶来学校，在她的热心参与下，六（2）中队的板报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大队辅导员发现了苏进的才华之后，也常请她帮助工作。譬如，筹备新年联欢会与期末复习发生冲突，有些队干部怕影响考试成绩，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苏进却一丝不苟，提前一两周就排出了节目单，串写出主持人的台词。不仅如此，她还收集材料，编导动作，创作出了获最佳奖的节目。结果，许多队员都把苏进当成了大队文娱委员，其实她还是“编外队委”，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戴过队干部标志。

有些好朋友替苏进鸣不平：“你出了那么多傻力气，连一道杠都没戴上，亏死了！”苏进却平静地笑笑，回道：“一道杠不戴我也不在乎，只要能为集体出点力，我的心里就畅快。我们每个队员不都是少先队的主人吗？”

12岁的“导游小姐”

谁能相信？一个从西安转学来北京的小学生，转学手续居然是自己去办的！

当苏进一个人站到教导主任面前的时候，她那份自信与从容，没法不让人吃惊。试想，偌大一个中国，尽管转学的孩子成千上万，可哪个

家长放心让孩子自己去办这种“大事”呢？

苏进的父母放心让女儿办“大事”，而苏进也是初生牛犊不惧虎，凡事儿都想去试一试。

寒假里，苏进家里来了三位美国朋友——布莱恩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捷尼。他们头一回来北京，很想去游览一下长城。可是，苏进的爸爸妈妈工作忙得脱不开身，没法陪同前往。他们正在着急时，坐在一旁的苏进开口了：“我来当导游小姐吧！”“进进，你行吗？”妈妈喜忧参半地问。虽说他们一向放手锻炼孩子的生存能力，可让她带三个外国客人走那么远的路，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啊。女儿毕竟才12岁，万一途中碰到麻烦怎么办？可又一想，女儿从小有胆量，从不蛮干，遇事儿会动脑筋，让她试试不也很好吗？妈妈用目光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立刻就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爸爸把女儿和美国客人送上了一日五游的大客车。据苏进事后说，当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尤其当汽车门关上的一刹那，她差点儿就后悔了，后悔自己冒充英雄。还陪外宾去长城呢，自己连长城在哪儿还闹不清，怎么当导游呀？去美国之前，妈妈带她去过长城，可那时她才4岁。事隔八年，她几乎连点儿印象也没了。就在她胡思乱想之时，旅游车开动了。苏进知道毫无退路了，也就不再抱任何幻想。望着布莱恩夫妇和捷尼兴致勃勃的样子，苏进振作起来。她又想起了爸爸送她的那四个字——背水一战。

车到九龙游乐场，司机进行讲解并说明集合地点和时间。苏进伸长了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听错了一个字。随后，她把这些话翻译成英语告诉了美国朋友。

游乐场内美不胜收，尤其是水下龙宫更是无奇不有。龙王、龙女和海底百花，让人目不暇接。苏进是个玩心极重的孩子。假若是跟父母来玩，她早不知道蹿哪里去了，可这回她却像导游小姐那样稳稳当当、彬

彬有礼。她先记牢所乘车子的牌号、车的外观以及停车方位，还得时常看表，恰当地安排美国朋友的活动时间。当他们买东西时，苏进自然要充当翻译的角色。售货员阿姨惊讶地问：“你是导游小姐？”苏进骄傲地点点头，问：“您看我还称职吗？”

长城到了，车停在离登长城较远的山脚下。苏进正寻找集合地点标记呢，见捷尼不顾一切地往长城方向跑去，只好飞快地追上去，他们沿着一座又一座烽火台，登上了长城最高点。虽值寒冬季节，阳光依然灿烂，登高望远，连绵的群峰苍莽巍峨，而长城则如巨龙静卧。美国朋友被这雄伟的气势迷住了，又是欢呼，又是拍照。这时，苏进为他们讲起了修筑长城的历史，讲起了烽火台的用途，也讲起孟姜女传说……布莱恩夫妇和捷尼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时惊叹苏进有如此丰富的知识。

自从回国后，渴望了解自己祖国的苏进，读了许多课外书，《上下五千年》《中外历史故事》和《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等等。今天能用上有关的知识，苏进也感到格外高兴。不过，她也暗暗感叹：我如果多知道一些，那该多好啊！

傍晚时分，苏进带着三位美国朋友顺利返回家中。爸爸妈妈以欣喜的目光迎接他们，而布莱恩夫妇则用“OK”评价12岁的导游小姐。

从陪外宾游览长城开始，苏进多次以导游小姐的身份，带着外国朋友去北京的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游览，由于她注意博览群书，解说内容比以前更丰富了，导游的水平也大有提高。

苏进在《2000年的我》一文中，写过她的梦想：“2000年，我已是一位21岁的年轻女翻译，我在奥运会开幕前三个月，已报名参加了奥运会现场义务服务人员的行列。今天早晨，我打开信箱，收到了奥组委的来信，我已被录取为奥运现场的播音员……”

实际上，苏进已经在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贡献。国际奥委会主席萨

马兰奇今年访华时，北京奥申委送给他一部《熊猫“科比”》的录像片。这只熊猫可是一只不寻常的熊猫，它的名字“科比”是萨马兰奇主席给起的，与巴塞罗那奥运会吉祥物的名字一模一样。当萨马兰奇主席看到录像片中的中国熊猫“科比”竟然会讲动听的英语，他感到十分有趣。

熊猫“科比”的配音者正是苏进。

风采何处来

凡是见过苏进的人，几乎都会得出一个印象：这女孩气质不错！有位老师甚至说：“即使您没见过苏进，也能从学生堆里认出她来。”为什么呢？她腰板挺直，虽然戴着400度的近视镜，两眼依然炯炯有神。而且，不论在什么场合，也不论见什么贵宾，她都落落大方，谈吐自如。

也许有人认为，苏进是个只知道读书和嘴巴乖巧的孩子。其实，她兴趣广泛而又勇气过人。

4岁的时候，她敢从屋顶高的吊环上跳下来。她不会滑雪，人也没有雪橇高，却敢脚踩滑雪板，从陡峭的山坡上俯冲下去。她不会游泳，却敢跳入水中拼命挣扎，在喝水和挣扎中适应水性。当然，这些惊人之举都有教练指导和保护措施，可她的胆量不让人刮目相看吗？

正是由于勇敢和兴趣广泛，苏进学会了滑雪、滑冰、游泳、骑车、弹钢琴、唱歌、绘画、跳高、当节目主持人等等。有一回，她在操场跑道上滑旱冰，见一小伙子练跑步，意欲与人家相约比赛，发了疯似地冲啊冲，结果并列第一。在班里，苏进敢与男孩子掰手腕，也敢与男孩子比爬竿，腿上划了血口子也不在乎。然而，一旦拿起书本，她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安静得犹如一座雕像。走进课堂，她更是全神贯注，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与老师的思路同频共振。

谈起学习与娱乐的关系，苏进还有一个独特的见解：“过去总讲业

精于勤而荒于嬉，如果这嬉是指娱乐，我认为业精于勤而辅于嬉。”

大考之前的一天晚上，妈妈以为女儿一定在灯下用功，可她走近一看愣住了：女儿在睡觉吗？只见女儿仰身躺在床上，身体摆成大字，连手指和脚趾也充分展开，正在听《天鹅湖》的音乐呢。事后，妈妈问她为什么这样做，苏进回答：“这样休息能进入最佳状态，起来后脑子特清醒，什么难题都容易解决。”

平时自觉的锻炼，渐渐养成了苏进凡事从容不迫的气质。

今年6月1日，一万多名中外小朋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联欢会，庆祝国际儿童节。会上将由北京市副市长致辞，并特邀苏进担任翻译。

在这么隆重的场合当现场英语翻译，对苏进来说还是头一回。而且，她只有一张请柬，爸爸妈妈或老师谁也帮不了她。妈妈有些替女儿担心，苏进却平静地说：“没问题。”本来，苏进计划骑自行车去人民大会堂，可爸爸提醒说那儿节日不便存车。于是，苏进上街叫了一辆最便宜的面包出租车，一个人乘车出发，顺利地完成任务。

勇气使苏进获得了成功，而成功又为她带来新的挑战。在1992年北京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苏进用流畅的英语教几位外宾说英语绕口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北京奥申委等单位举办“申办奥运会英语演讲”大赛时，苏进一举获得了全市第二名！由众多教授组成的评委们，为什么肯把如此高的荣誉给一个12岁的孩子呢？因为他们欣慰地发现，苏进不仅英语畅达、饱含激情，并且举止自然，目光始终与听众亲切交流。

曾有人不解地问苏进：“你毕竟是个小学生，怎么会那么从容镇定呢？”她坦率地回答：“我也不是天生就从容的，从容来自信心，而信心来自认真的准备。”

有谁知道？为了迎接这次演讲大赛，曾经有一个女孩迎着凛冽的寒风，站在动物园前的过街天桥上，旁若无人地进行演讲练习。过往的行人以为这女孩发神经呢，纷纷驻足观看，而女孩早已全部投入到演讲的神圣境界里，居然毫无察觉。

还用问这女孩是谁吗？

学会宽容

在评价我们今天的时代时，有人说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那么，什么叫竞争呢？有人说竞争就是你死我活。于是，有人推断说，学生也在大竞争，而独生子女集中的地方更容易发生“战争”。

事实是这样吗？

当苏进获得一系列荣誉，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小明星时，有些优秀学生的心理开始不平衡起来。苏进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就是在美国呆过五年，会讲流利的英语吗，如果我们在美国也待上五年，比她还棒呢！的确，这些话有几分道理，就英语水平与阅历而言，多数同龄人和苏进之间具有不可比性，竞争也具有某些不公平，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苏进9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和其他中国课程，她与同龄人的学习水平具有可比性吗？竞争又完全公平吗？况且，苏进的进步仅仅靠的是英语吗？

嫉妒是私心释放出来的一种迷雾，它让人失去理智，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这种迷雾在班里出现的时候，苏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为什么有的队干部对我那么凶呢？为什么有些好朋友也不跟我玩了昵？他们什么时候商量好的要孤立我？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百思不得其解的苏进，也尽量反思，看自己哪些事做错了。由于在美国生活的原因，苏进常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譬如，她放了学就想一人回家，不习惯排路队，即便站在路队里，也忍不住逗大家哈哈大

笑。为此，她多次受到批评。苏进虽是个女孩子，却喜欢吹很响的口哨，能从五层楼一直吹到楼底，当人家向她妈妈告状时，她还奇怪地问妈妈：“我吹的曲子很美呀，难道他们不喜欢？”

不管怎么说，在小学毕业前的一段时间里，苏进忽然成了一只失群的小雁，在寂寞的天空里孤独地飞来飞去，这让她十分伤心。往日，她盼着下课，因为课间可以与伙伴们开心地笑，如今，她恐惧下课，因为课间没一个伙伴理睬她，她想哭，却不知为何流泪。

在那段时间里，妈妈特别担心女儿挺不过这一关。苏进从小个性倔强，稍不顺心就打着滚地哭闹。有一回，一位阿姨与她逗着玩，咬了一口她的雪糕。谁知，苏进马上把雪糕摔在地上，哭喊着不依不饶。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儿会怎样对待冷淡她的同学呢？

妈妈不知道，女儿正悄悄地向自己挑战呢。在班里，苏进依然以笑脸对待每一个同学，从不讲任何人的坏话。当其他人受了委屈时，苏进总是第一个去安慰他鼓励他。

有一次，一位男生为了给苏进难堪，故意把别人的手表放进她的书包，想制造出苏进偷东西的“事实”。可由于手段太笨拙，马上被识破了，那位男生受到了老师的严肃批评。这时，有些同学以为苏进非拿他出气不可，谁知，苏进一句嘲讽的话也不说，还继续帮助那位男生补习功课。

不久，辅导员老师调查了苏进受孤立的原因，批评了嫉妒心重的队干部，并消除了队员们对苏进的误解。于是，嫉妒的迷雾渐渐散去了，中队里又恢复了晴朗的天空，苏进与伙伴们的欢歌笑语又融合在了一起。

提起这段不愉快的往事，队员们感慨地赞扬道：“人家苏进是宰相肚子能撑船啊！”

如今，14岁的苏进已经读完了初一课程，学习成绩进入全班前四名，在这所强手如林的著名中学里，她开始从更高的层次向自己挑战。

为什么苏进总要向自己挑战？她说：“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战胜的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自己，只有敢向自己挑战，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汤素兰

关于作家

汤素兰，儿童文学作家，196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代表作有童话《笨狼的故事》《小朵朵和超级保姆》《奶奶和小鬼》《寻找快乐岛》《阁楼精灵》等，儿童小说《张牙舞日记》《超级天才呆头熊》等，散文组诗《野雨》《梦之音》等。童话《小朵朵与半个巫婆》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笨狼的故事》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女孩和栀子花》获第二届张天翼童话寓言奖银奖。

关于作品

系列童话故事《笨狼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幽默儿童文学作品，获张天翼童话寓言宝葫芦大奖、第十届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作品通过幽默、荒诞的故事情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天真、可爱，无知却又充满旺盛求知欲的小笨狼形象。但滑稽、可笑的故事背后也向小读者们揭示了做事做人的道理：要勤于思考，多动脑筋，真诚、友好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本文节选了其中的精彩章节。

笨狼的故事（节选）

笨狼是谁

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狼外婆来看小宝宝，外婆说：“哎呀，笨呢，狼家的孩子嘛，当然叫狼！”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呢——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笨呢——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就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狼外婆也说：“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叫笨狼的狼。

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一块儿去，笨狼问：“外面有山吗？”

“有。”爸爸妈妈回答。

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

都回答：有。

笨狼皱起了眉头：“那不跟这儿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得有道理，想要放弃出门的打算。可是妈妈吵得很凶：“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了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她的旅游鞋可真没白买。

这一下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都忘了系，结果，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待上三星期。

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儿，全往笨狼这儿跑。

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怎么摔的？”

笨狼说：“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摔了哪儿？”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笨狼鼓起小眼睛：“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摔了哪条腿？”

“右腿。”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感觉怎么样？痛吗？”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狼爸爸也吼起来：“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棍追妈妈去了。留下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

一个人的日子孤零零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差点从嘴里跳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

以前，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笨狼，吃早点！”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

这天早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

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

“笨狼不见了！”

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

笨狼虽然使劲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一声，响得不

得了。

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

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

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

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个躬，说了声“谢谢青蛙大夫”，又慌慌张张朝家里跑。

聪明兔紧紧跟着他。

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

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

笨狼还在找呀找。

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找什么？”

“我找笨狼呀！”笨狼说。接着，他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聪明兔就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哎，我在这儿呢！”笨狼响亮地答应一声，眉开眼笑，“我把自己找到了！”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

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

“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你就还好好地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聪明兔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笨狼不放心地说。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寓”三个字。

好了，现在，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冰冻太阳光

夏天真是太热了。

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

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叫：“热啊！热啊！”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吧！”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

唉，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

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开。

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客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

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

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COOL。

“那是什么意思？”笨狼问。

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地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

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COOL字样的汗衫，“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得不得了，我们都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笨狼一边给大家发衣服，一边说。

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反而冒得更快

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

“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说。

笨狼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到他们说热了。”

这话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

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

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聪明兔安慰道：“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吗？笨狼不信。

回到家里，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倒了一杯水。水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凉一凉。

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天才的主意。

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就这么办。

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舀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

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

一会儿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舀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太阳光都放进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舀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

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太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

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

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

“是呀，好凉快呀，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高兴地说。

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甜滋滋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宠物

“爸爸，我要养一个宠物！”笨狼打老远就朝笨狼爸爸喊。

“什么宠物？”笨狼爸爸正在屋子旁边修理菜园的篱笆，听到笨狼的喊声，连忙停下手中的活，问道。

“我也不知道，”笨狼说，“但我知道我也得养一个宠物，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养了宠物。”笨狼把书包挂在篱笆上，跳进菜园里。

“淘气猴养了一只鹦鹉，它会说话；小胖猪养了一条四脚蛇，它很聪明，上课的时候就钻进小胖猪的书包里睡觉，下课的时候就爬到桌子上和我们玩；黑羊仔养了一只蝴蝶，他把蝴蝶养在一个瓶子里，酷毙了！聪明兔养了一只青蛙，他是从小蝌蚪开始养的，你知道吗，爸爸，小蝌蚪是有尾巴的，长成青蛙以后，就没有尾巴了，聪明兔把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画下来，做成了一本书，带到学校给我们看，我们都喜欢看，还得到了黄牛博士的表扬。”笨狼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噼里啪啦全说给爸爸听了。说完以后，笨狼告诉爸爸：

“爸爸，现在只有我没有宠物了，我也要养一个宠物。”

“行，养一个宠物，我答应你。”笨狼爸爸说，“养什么呢？”

“我不知道该养什么。”笨狼说，“爸爸你说养什么，我就养什么。”

笨狼爸爸想了想，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他把工具收拾好，牵着笨狼的手：“我们回家问笨狼妈妈吧，她既聪明又善良，一定会有好主意的。”

笨狼妈妈在厨房里忙碌，一边忙一边唱歌：“我要做可口的饭菜，给我的丈夫；我要做可口的饭菜，给我的儿子；我要做可口的饭菜，给我自己；我要唱快乐的歌曲，给我自己；我要唱快乐的歌曲，给我儿子；我要唱快乐的歌曲，给我丈夫。”

笨狼爸爸和笨狼走进厨房，首先每人给了笨狼妈妈一个甜蜜的吻，然后，每人给了她一个让她烦恼的问题。

笨狼的问题是：“妈妈，我养个什么宠物好呢？”

笨狼爸爸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笨狼养个什么宠物好，你知道吗？”

“让我想想。”笨狼妈妈放下手中的汤勺，坐在厨房里一张最舒服的

椅子上，开始想啊想。在笨狼妈妈想问题的时候，笨狼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又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想了许久，笨狼妈妈说：“笨狼应该养一个最特别的宠物，这个宠物应该从最小的时候养起，一直到它长大，就像聪明兔看着小蝌蚪长大一样。”

“我同意。”笨狼爸爸说。“我也同意。”笨狼说。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最特别的宠物呢？笨狼爸爸、笨狼妈妈和笨狼坐在一起，把他们所见过的所有动物、植物都想了一遍，也没有想出来哪一个是最特别的。

想过了见过的，他们开始想没有见过、却听说过的。他们想到了妖怪、水鬼，还想到了地精、幽灵和恐龙。

“龙！太好了，我要养一条龙！”笨狼高兴地说。

“龙？”

“对呀，就是龙！是头上长角的真正的龙，不是恐龙！”笨狼说。

“好吧，我们答应你，就让你养一条龙。”笨狼爸爸和笨狼妈妈说，“可是，我们要到哪儿才能找到一条龙呢？”

“先去找一个龙蛋。有了龙蛋，就能孵出龙来了。”笨狼说。

于是，一家人出门去找龙蛋。

他们找到了鸡蛋、鸭蛋、鹅蛋，找到了大大小小的鸟蛋，甚至还找到了十枚蛇蛋，却没有找到一枚龙蛋。

他们逢人就问：“您能告诉我们哪儿有龙蛋吗？”“您见过龙蛋

吗？”“您有龙蛋卖吗？”

在森林镇找了三天，他们没有找到龙蛋。在森林镇方圆五十里的大山里又找了六天，还是没有找到龙蛋。

第十天的早上，聪明兔在森林镇灰熊汽车站碰到了笨狼和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副出门旅行的样子。

聪明兔问：“笨狼，你不上学吗？”

笨狼说：“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找龙蛋，因为我想要养一条龙做宠物。”

聪明兔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龙蛋是找不到的。聪明兔说：“笨狼，你别去找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蛋，也没有龙。”

“不可能没有。”笨狼妈妈说，“你瞧，这就是龙，我们家笨狼将来要养一条这么漂亮的龙。”笨狼爸爸拿出一张漂亮的卡片给聪明兔看，卡片上画着一条神气的生肖龙。

笨狼妈妈说：“只要我们去找，肯定能找到。我们不怕困难，这是我们笨狼家的特点。”

聪明兔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看着他们登上汽车，长途旅行去寻找龙蛋。

笨狼一家出门很久了，春去秋来，森林镇里没有了这一家子，全镇的居民都觉得很习惯，他们都非常想念笨狼和他的爸爸妈妈。全镇的居民们请聪明兔爸爸想个办法，让笨狼一家子回来。

有一天，《森林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

森林镇发现小龙

森林镇居民、著名发明家聪明兔爸爸近日在森林中发现一条小龙，现喂养在家中。

远在千里之外的笨狼爸爸和笨狼妈妈读到了这篇报道，他们高兴极了，带着笨狼，乘飞机，转火车，坐汽车，三天之后回到了森林镇。

行李没有来得及放，这一家子就先跑到了聪明兔家。

聪明兔爸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聪明兔妈妈请他们吃了可口的饭菜，最后，聪明兔爸爸慷慨地把装着小龙的玻璃瓶送给了笨狼。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小龙一直都养在装着泥土的玻璃瓶里，虽然是那么小，看上去很像蚯蚓，粉红色的身子，没头没脑的，它唯一的特长就是经常钻进泥土里，把泥土弄得松松的，但笨狼和他的爸爸妈妈都相信，他们养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宠物——龙。笨狼爸爸说：“现在小一点，不要紧，将来它会长大的。所有小宠物都是从小长大的，龙也一样。”

星河

关于作家

星河，科幻作家，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的创作，已发表作品数百万字。代表作有科幻小说《网络游戏联军》《永恒的生命》《决斗在网络》《带心灵去约会》《时空死结》等。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奖、银河奖等多种奖项。

关于作品

《永恒的生命》以主人公邓林的消失到出现再到“消失”为线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揭示了科技的创造与发展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收获。设置悬念是作品的一大特点，从开头的“邓林”的消失，到与“邓林”的电子意识的对话，无不调动着读者探知究竟的胃口，符合儿童的好奇心理，给读者留下思考与探究的空间。幽默诙谐的语言也是作品一个特色，生动的描绘将人物的性格与形象表现得恰到好处。作品曾获1998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永恒的生命

—

邓林已经一个星期没在网上露面了，这实在令郭威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据他了解，邓林决不可能离开网络这么长时间，这就像鱼儿不可能离开水生活那么久一样。上个月邓林去北戴河，还在当地的网络咖啡屋给郭威发了一封E-mail（电子邮件）呢。

郭威是半年前在网上结识邓林的。当时郭威的电脑不慎染上了名为“大脑舞台”的病毒，一向自诩为电脑高手的郭威这回却束手无策。于是他不得不在网上求援，很快便得到了各种各样毫无作用的帮助方法——或者仅仅只是安慰。只有这名自称邓林的人传过来的软件行之有效。郭威很感激他，同时认定他是比自己更高的高手，后来郭威还为此和他开过玩笑：“‘大脑舞台’病毒就是您老先生的杰作吧？至少是传播者！要不怎么只有阁下才有对策？交代你的真实姓名！”

“我可不是什么老先生，不过却有一个老先生的真实姓名。”对方很快发回信息，“我的真实姓名叫吕洞宾。”

当时邓林发完信息就退出了，郭威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这不是在骂自己是“咬吕洞宾的狗”吗？哼，邓林肯定是大笑着下网的。

邓林是不会轻易离开网络的，郭威想。

“这儿就像我的另一个家。”有一次邓林在与郭威对话时表示，“你逢年过节不是总要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吗？和这个道理一样。”

“你没有内外祖父母吗？”郭威刚发出这句玩笑就有些后悔，因为也

许邓林父母的上一代已经去世，这样问是不好的。

“有，可我是外星人，他们的家分别在金星、火星、冥王星和彗星上，回去一趟不太容易。”这是邓林说话的标准方式，十句里有九句是在开玩笑。

“下面你还会说你是来地球考察的。”郭威早已习惯了邓林的语气。

“你真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地球孩子。”邓林继续说道，“我的目的就是把地球上的信息全部带回我们星球，然后再来打你们。”

郭威开始发笑：“如果只有您一个人干的话，等你成了白胡子老爷爷也搬不完。”

“大错特错，我只要一根金属棒就能把地球上所有的知识都带走。”

郭威笑得更厉害了。

“不信？”对方仿佛能够听见郭威的笑声似的，“那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下面就是邓林讲的故事：

一名外星人声称靠一根魔棒就能带走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知识，地球人不信，于是外星人解释说：我们假设地球上所有知识都写在英文版的超级百科全书里，现在我给26个英文字母编上号码——A是01，B是02……再加上10个阿拉伯数字和一些常用标点及符号，比如“0”是90，“.”是60，空格是00，转行是88，等等等等，那么百科全书中任何一段语句就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串数字，而整部百科全书则是一大串长长的天文数字。等我回到自己的故乡星球后，再利用仪器把整部百科全书“翻译”出来。

郭威十分诧异，因为邓林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啦，要想找到这个点，需要比针尖还要细上无数倍的工具，因此很难办到。”邓林作出结论，“可是现在，控制论专家们却有可能做得更好，而我爸爸就是一位控制论专家。”

郭威非常惊讶，连忙询问如何做到，可邓林却卖关子不肯说。后来郭威又连续追问了几个晚上，邓林不是说什么方法还不完善，就是说郭威听不懂，因此郭威也就没再追问，谁还没点自尊心嘛。可是现在，新闻发布人却失踪了。

郭威开始给所有熟悉的网友发E-mail，问他们近来有没有邓林的消息，回答却都是“我们也在找他”。看来邓林人缘还不错，有不少人惦记他，可惜却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二

郭威孤独地走在阳光倾泻的大街上。在他的周围，春意已经显露，整个城市正在苏醒，不像春节前后，在偏僻些的街道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

现在郭威眼前的街道就是偏僻而陌生的，他只记得小时候好像来过这里一次，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由于郭威一路上都在东张西望，结果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对不……”郭威还没道歉完就自己摇摇头，因为他撞的是个邮筒。没有生命的邮筒是不会回应他所传达的任何信息的。

郭威到这里是为了寻找邓林。

昨天晚上，郭威再次不抱任何希望地“敲打”邓林的信箱，没想到居然得到了一句回音：“没把我忘了吧？”

“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郭威急忙动手发问，全然不顾网络中例行的客套。

“近来我临时有事外出，使用电脑不便，暂时没能与大家联系，十分抱歉。”

“你到底在哪儿？”郭威继续问道。

“我现在使用电脑仍不方便，暂时不与大家联系了。”

“你等会儿……”郭威急忙按键，可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这么眼看着邓林溜下了网络。

直到这时郭威才发觉不对，因为上述语言根本不像邓林平时的风格——除了第一句。这根本不像是对话，倒像是对方给来访者的留言。

邓林“讲话”总是绘声绘色的。郭威不禁陷入回忆。他有时说话爱开玩笑，有时又娓娓道来，比如上次他在解释“虚拟现实”技术……

“一位神父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一座具有古代风格的宏伟教堂，一边听向导解说，一边沿着走廊向前走，同时观赏着四周那高耸的圆柱。接着两个人又来到室外，突然盘旋着升上了天空。他们飞过教堂的屋顶，围着钟楼旋转飞翔，最后又慢慢越过圆顶落回地面。”

郭威看得几乎入迷。

“其实这位神父从来也没有到过这座法国东南部城市郊外的教堂，因为它早在一百八十年前就已经倒塌了，这次旅行完全是依靠电脑网络中的一种功能进行的，利用这一功能，任何人只要头戴一种特殊的装置，就能像真的一样享受到这一美妙的教堂游览。”

“这是科幻吧？”邓林讲完很久，郭威才从故事中出来，不过他马上

给自己的话做了补充，“但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根本不对，因为这一‘旅行’早在1993年就在一次电脑会议上被表演过了，它就是所谓的‘虚拟现实’技术。”

.....

郭威试着再次进入了邓林的信箱，果然发现留言一点没变。

于是郭威决定着手寻找邓林。要想在现实中找一个网友很不容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特征。一个网络中的英雄，在现实中也许只是个懦夫；一位网上智者，也许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傻瓜；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郭威自然有郭威的办法，他开始追踪邓林的电话号码。这对一般用户来说也很难办到，但郭威有个小软件，可以自动跟踪对方的电话——即使是凭对方的留言也行。他以前没对邓林这样做过，他觉得在网上应该互相尊重，而且谁知道对方是不是也能监视他的行为呢？

很快，郭威得到了邓林的电话。下面的问题就简单了，郭威开始在一张电话号码光盘上查询机主的名字。电子信息检索就是方便，否则就得抱着那本厚厚的电话号码本计算笔画了。

机主姓沈，这并不奇怪，这也许是邓林妈妈的电话，也许邓林爸爸姓沈而邓林是随母姓，也许邓林在网上用的根本不是真名。接着郭威又根据电话的局号查出了地区，好在爸爸的资料很多，拥有多种地图光盘。

可下面怎么办呢，总不能挨家挨户地去敲门吧？据说在美国，如果你不按期缴费，不但会登出电话号码，还会把家庭住址什么的都登出来。

但当时郭威还是决定，利用第二天没课的下午去那个地区转一趟。

于是今天郭威就来了，可到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这纯粹是一种盲目的举动。

街道上熙熙攘攘，阳光下人流如织，怎么可能找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呢？郭威站在过街天桥上面，俯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车辆，一辆救护车在车流中费力地左右穿行……郭威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耽误时间，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和工作，而自己却毫无目的地在这里闲逛。郭威决定回家了。

三

这是一个最新版本的即时战略游戏，也是郭威近来最爱玩的游戏。游戏从人类的远古时代开始，部落居民们采集浆果，狩猎野兽，继而一步步地发展进入到农耕文化、青铜时代和铁器文明。当然，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可能没有冲突，因此在绚丽的画面中也充满了战火和硝烟。

郭威现在正手忙脚乱地修筑抵御外敌侵略的城墙，已经快坚持不住了。郭威本想请求盟军支援，可他发现盟友也一样焦头烂额，已经自顾不暇了。

这个游戏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可以联网作战，网上的几个玩家既可结盟也可对峙。以前郭威总是与邓林结盟，只要两人携手肯定战无不胜。他们曾以二对六，照样大获全胜。

一想起邓林，郭威的心情便黯淡下来。如果邓林在，自己决不会落到如此下场。想到这儿郭威顿时失去了兴趣，下意识地击键准备退出。直到命令快打完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要打的指令竟然是“投降”！

唉，怎么会变得这么消沉。过去即使玩不下去，也决不会“投降”，一定会以一种更悲壮的形式退出游戏——“自杀”。

郭威决定保留自己的气节，重新输入命令。可这次他又没能输完，

因为屏幕中央突然传来一句熟悉的问候：“没把我忘了吧？”

“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郭威顿时惊喜交加，却故意怨气冲天。

“因特网上出了点事，国际刑警组织找我帮他们的忙。”

这才是真的邓林。

“国际互联网上的网络联合国是不是还请你调停国家间的信息冲突？”郭威回敬道。

邓林说的“因特网”和郭威说的“国际互联网”是一回事，但他们一般很少进入国际部分，只使用国内的中文网。一来英语不灵，二来费用太贵。发发E-mail还行，要想查询国外图书馆可就花不起了。

“嗨，也就是斡旋一下。”邓林依旧大言不惭。

“别顺杆爬了！还不快帮帮我。”

今天玩家人数不多，总共只选了六个文明，其中两个文明还是由电脑控制的，另外两个文明则空着，而且他们在游戏前便设成了随时可以加入新玩家的状态，因此邓林十分容易地就加入了。当然，当其他玩家正在纷纷进入铁器时代时，邓林还得从头发展，这就要求他必须有点水平，以及郭威在经济上的援助。

“邓林，先别管你旁边那个文明，它是电脑控制的，比人控制的弱智多了。”郭威对新盟友指手画脚，“先把胖仔控制的那个干掉，他已经开始修建奇迹了！”

“我这就去。”邓林应道，“不过——”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慌乱中郭威一连打错好几个字，“小心，又有一队铠甲骑兵正向你方移动！”

郭威当然知道邓林要说什么。他一边操纵自己的巨弩部队协助邓林拦截来犯之敌，一边回想着他与邓林的争论。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当时的对话还是历历在目。

那是在邓林讲过魔棒故事之后没几天，两人又讨论起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最终难免涉及被大多数人重复了多次的“机器能否战胜人类”这一命题。郭威当然是“人定胜机”的拥护者，可邓林却不以为然，而且最后他还走得更远，竟然认为人类并不是简单的战败，而会成为进化中的一环。

“我给你念一段爸爸的资料：人类只是自然界数亿年来无目的‘实验’的产物，在许多方面发展得并不完善，有必要进行改进。改进的途径有许多种，比如利用物理或者生物化学等方法，科幻小说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人类被装上金属肢体，或者通过手术改造得更加强壮。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因为更换器官只是对人类身体的修修补补，生化研究也只是对自然界的简单模仿，而且大家都知道，任何生物都有它的发展极限，再怎样改进也不可能超过它。因此，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方法。”

.....

冒火的石弹飞过来了，郭威从回忆中惊醒，急忙操纵着铠甲士兵对付敌人的投石车。好在对方已是强弩之末，这是他最后一支强大的部队。很快，“郭威·邓林联军”便乘胜追击，一举拔掉了对方的文明据点。

“没发觉我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吧？”邓林一边操纵着魔法师用兵不血刃的方式转换着对方的建筑，一边不甘寂寞地与郭威聊天。

“你要是能变，整个网络就都使用世界语了。”郭威难以掩盖与好友重逢的喜悦。

游戏之后，邓林告诉郭威：前几天他出了个小车祸，住了几天医院。郭威向他表示慰问，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四

邓林出车祸后，郭威几次表示想去看他，但都被谢绝了。郭威感到不理解，莫非他长得特别丑吗？就算真是这样也没什么嘛。不过郭威也知道，一般来说网友都是很难见面的。

一天晚上做完作业已经很晚，郭威没进网络，伸懒腰打哈欠准备洗脸睡觉。可当他从盥洗室回到房间时，突然发现气氛有些不对——

电脑自己启动了，其中的电视卡没遥控就来回调换频道，连着“猫（调制解调器）”的电话响个不停，拿起来后却听不见有人说话。整个房间里仿佛有个幽灵在游荡。

因为幽灵确实存在。

屏幕上开始出现字迹，一行行缓缓地闪过。可惜郭威的电脑没有语音平台，否则它大概还会用一个少年的口吻把这些话说出来，第一句就是——

“没把我忘了吧？”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虽然郭威已认出“来人”，但还是不明白对方怎么能启动他的电脑。郭威看看表，已经快12点了，“非要打扰别人休息不可？”

“我可是第一次打扰你。”

“你不是邓林？”郭威十分惊讶。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对方回答得飞快，远远超过郭威的打字速度，“但我比过去的邓林更邓林。”

“这是什么意思？”郭威摸不着头脑。

“你会明白的。”郭威似乎感觉到对方正在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还记得‘虚拟现实’技术吗？其实那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虚拟现实，我们需要真正的数字化生存。我的话好理解吗？”

“挺费劲的。”郭威实话实说，但他明显感到，这个“邓林”肯定有重要事情对他说。

“那是因为我还不太习惯你们的语法，慢慢就会好了。”“邓林”继续说道，“还记得魔棒的故事吗？既然百科全书能编码，人的思想也就能编码。只要把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都编成信息，就可以储存在电脑里面。这样，人就可以在网络中存在下去了。当然，这比百科全书要复杂得多。”

“你是说.....你已经把自己的意识输入网络了。”郭威感到难以置信。

“其实早就这样了，从上次联手玩游戏的时候。”“邓林”解释道，“从那以后，一直都是我——邓林的电子意识在与你们对话，真的邓林只在旁边做些小的修改。直到刚才，我才真正脱离了邓林。”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威不明白。

“说来话长，但可以简短地告诉你。就在几分钟前，邓林已被送往医院。邓林得的是晚期脑癌，现在已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此之前一直都在家里静养。”

郭威突然感到一阵心痛。因为他知道，所谓“静养”就是“等待生命结束”。

“他在哪个医院？”

郭威并没有等待回答。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这么晚了，父母是不会让他出去的，尤其是为了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人，他们不可能理解。想到电影中的人总是在深夜为好友冲上街头，郭威觉得十分羡慕。

“邓林临走时把自己的全部意识都输入了网络。从此，我就是邓林。”

郭威没有回答任何信息。

“郭威，你还在吗？这是邓林留给你的一封信。”

屏幕上的字迹开始向上移动。

郭威：

你好！

有关我的情况，“邓林”——我的电子意识会向你和其他朋友解释，但我还是想最后与你说几句话。

三个月前，我被确诊为晚期脑癌，但我不愿让网上的朋友为我难过，所以没有声张，车祸的事是骗你的，当时我在医院做保守治疗，但是没能成功。在那之前的北戴河之行也是为了治疗。我知道不久就会离开你们，所以没有告诉你们真实情况，请原谅我。

郭威一阵难过。

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爸爸的研究给了我一线希望，于是我就作

为第一个试验者同意接受意识编码和输入，也许我能在网络中继续“生存”。可后来从爸爸的脸色上看出，实验并不理想，也许，我的电子生命也不会坚持很久？

在我的电子意识中，有关我个人的东西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别人是不能查询的；但是，有关我的经验积累，有关我的知识储存，大家尽可以使用。如果对大家有用，我也就知足了。

郭威的鼻子开始发酸。

我的真实姓名叫沈宁，这是我的照片。

郭威惊讶地发现，邓林竟是一个女孩子！漂亮，纯朴，看起来非常聪明。

邓林的名字，来自夸父追日的神话。

郭威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在那非常非常遥远的时代，有一个叫夸父的人发誓要追上太阳。半路上他口干舌燥，一口喝干了黄河和渭水，可他还是觉得不够，又向北寻找水源，终因气力不支而死。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刹那，他抛出了自己的手杖，化作一片果林，以解后行追日者的干渴，后人谓之曰邓林。

也许我关于电子意识的试验，可以像邓林一样给后人留下一些用处。

面对那张跨越时空的美丽面孔，郭威禁不住泪流满面。

子鱼

关于作家

子鱼，本名孙艺珏，台湾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代表作主要有《爱跳舞的稻田》《月亮在看你》《小天使星星》《为天量身高》《说演故事空手道》《五公分的距离》等。作品曾获府城文学奖、花莲文学奖、台北公车诗文奖等。

关于作品

《日光、月光、星光》获2010年度台湾“好书大家读”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作品中的主人公小小年纪就要照顾家人，她以一个“小大人”的身份照顾妹妹们的生活。作品的字里行间表露出主人公的坚强、自主、能干、成熟、懂事的品质，同时也表现了三姐妹的浓浓亲情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文中最为精彩的当数环境描写和语言描写，姐妹间温馨的对话是童言无忌、天真可爱的表现；另外文中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景”暗指充满活力、朝气的童年，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日光、月光、星光

初春，晨间，鹿野有一层薄雾，轻飘飘抹在茶山之间。很浓的白，风吹过，偶然掀开很浓的绿。然后，采茶人家在茶园里忙采茶。

“不是已经春天了吗？怎么还这么冷？”大妹月光有些抱怨。今天轮到她骑脚踏车去买早餐。

“你要换一个说法。”姊姊日光指正月光：“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春天已经来了。”

月光只是小小抱怨，她依然骑车出门。一周吃两天牛奶、三明治，是姊妹们最快乐的事。那也是日光给妹妹们的“福利”。

“星光，起床！准备上学啰！”日光像往常一样叫唤小妹。

星光不情愿地抱着枕头说：“二姊回来了吗？”

“还没！你要不要赶快起来刷牙、洗脸。”

“大姊，再让我睡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二姊回来，我立刻起床。”

日光知道星光喜欢赖床，又是小妹，只好又像平常一样，无奈地“体恤”她一下：“二姊回来，要立刻起床哦！”

“嗯！”星光笑着躲在被窝里睡着。

她们就读附近小学，虽说是附近，与家的距离也足足有十公里远。

六年级的日光，每天带着三年级的月光和一年级的星光骑脚踏车出

门。在薄雾中前进，沁凉的露珠，温柔地沾湿她们的头发。

上学，是一路下坡，脚踏车一路下滑，几乎是直接滑进学校；放学，是一路上坡，脚踏车骑起来特别吃力，三姊妹有时索性推着车。

春天来了，她们也是踩着春天的路回家。小小的童心，总是让她们边玩边走，回家的时候，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把野花。

“姊姊，看樱花开了。”月光兴奋地指着殷红的花蕊。

“风来了！快！”日光说着，带着妹妹丢下脚踏车，很快地跑到树下等待。

春风不留情地抖落正盛开的樱花，绯红的花蕊纷纷飘落。

“哇！樱花雨！”星光兴奋大叫。樱花飘在姊妹们的头上，美极了。

“哇！新娘子！”月光指着星光说。

星光也指着姊姊们：“大姊、二姊也是新娘子！”

“我们都是新娘子。大姊，我们以后一起当新娘子，好不好？”

“好啊！好啊！”星光急着说。

日光笑了：“嗯！长大我们一起当新娘子！”

想象那一年爸爸娶妈妈回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樱花雨，将妈妈这新娘子变得更漂亮。带些浪漫情怀的日光，环境让她早熟，但她仍保有童心。

妈妈“走”了之后，家里一切都变了。

日光想起病榻前妈妈说过的话：“日光，妈妈快要死了，我不得不

把‘妈妈’这个任务交给你，虽然你还小，但是，你是家里的长女，要负责照顾家里，照顾妹妹。”

感觉日光是一夕之间不得不长大的小孩。那是妈妈病危的托付。

爸爸只有假日的时候，才会在家里。平常，他在镇上工作。住在小山村里，可以享受别是一番滋味的静谧，但是，采茶作农的收入太低了，爸爸必须另外找工作做，收入才足够养家。

平常只有日光、月光和星光三朵姊妹花守在山村的小屋里。日光照顾妹妹们的生活，果然就像一个“小妈妈”。

日光身为长姊，自主性强，很快就把功课做完，因为她还要做家务事，煮饭、洗衣、扫地等。月光、星光会看一下卡通影片，然后再去写作业。

山村的夜，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每晚，姊妹们都会坐在小回廊望着夜空谈天。谈谈学校的事，也聊聊心中的事。

“大姊，今晚是我的日子，我的心情很好。”月光神秘且顽皮地笑着。

“什么今晚是你的日子？怎么回事？说来听听。”日光好奇地问着。

“今晚是个有月亮的晚上，你看洒下的月光，所以是属于我月光的日子。”月光常常冒出这种“奇怪”的语言。

“哦！”

“大姊，今晚也是我的日子，我的心情也很好。”星光也有样学样地进来“凑热闹”。

“我知道，今晚也看得见星星。有星光，也是属于你星光的日子。”

“对啊！大姊好厉害！都知道。”星光开心地说着。

在寂寥的山村里，童稚与想象一直是姊妹们对话的乐趣。

“我告诉你们，今天也是我的日子哦！”

“为什么？晚上又看不到太阳。”月光疑惑。

“但是白天有啊！阳光普照，到处是日光啊！”日光认真地说。

然后，姊妹们抱在一起开心地笑着。

日光忽有所思地对妹妹们说：“记不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其实每一天都有日光、月光和星光，所以，每一天都是属于我们的日子。”

在童稚与想象的背后，确实，姊妹们有一种必须面对未来的现实。

日光很尽责任，不仅照顾月光、星光的生活，还是她们的榜样。她的功课很好，在学校的成绩十分优异。妹妹们有样学样，读书、写字非常认真，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美好的假日快到了，她们期待的是爸爸回家来。爸爸总是带些小礼物，不晓得这次他要带给姊妹花什么样的“惊喜”？

星期五下午，爸爸开着小货车回家，车上装着木材。

“爸！你的车子怎么装那么多木材？您要做什么？”日光关心地问。

“爸！这次你帮我们买什么礼物？”月光也关心地问。

“爸！我要的粉红铅笔盒，你有没有帮我买？”星光更关心地问。

“有！都有，这次是大礼物。”爸爸回答。

“大礼物？”

“不过，需要你们帮忙？”

日光问了：“爸！您送我们大礼物，还需要帮忙，那是什么礼物呢？”

“日光，你们不能老是在客厅念书。后面那间储藏室，爸爸打算改建成书房。书房就是我送给你们的大礼物。”

“没关系啦！”日光客气起来。

“什么没关系？”爸爸一边卸下木材，一边说，“我买这些木材，就是明后两天装潢用的。宝贝女儿们，你们这么懂事，爸爸也希望为你们做点事啊！”

充满阳光的日子。一大早，爸爸已经在锯木材，量尺寸。姊妹们赶紧将储藏室的杂物搬出来。敲敲打打花了一天的时间，储藏室慢慢有书房的样子。

第二天，爸爸继续进行细部的装修，姊妹们拿着水泥漆粉刷墙壁。一天下来，终于大功告成。父女四人非常高兴。

“爸！今晚我就要在里面读书！”星光兴奋地说。

“不！今晚我们去村口的小吃店庆功。”爸爸更兴奋，“庆祝我们的书房落成。”

“太好了！”月光也高兴地猛鼓掌。

只有日光比较正经，微笑中带着命令口吻：“月光、星光赶快先去

洗澡吧！我帮你们准备衣服。别脏兮兮的出门。”

“是！大姊。”

爸爸看看日光，笑着说：“嗯！我们的日光，果然有妈妈的样子。”

春天在春雷响起之后，“惊蛰”醒来，顺便将大地唤醒，然后，“清明”就快来了。霏霏细雨，让换新芽的小叶榄仁树，好像开了一树碧绿的翡翠。

妈妈离开两年了。这两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几乎什么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大家对妈妈的思念。

“爸！清明节带我们去妈妈的坟扫墓！”日光说。

“那当然啰！”

“日光！这学期结束，你就要上国中了！”爸爸眼神望向远方的茶山，然后从上锁的小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这是妈妈过世前，给你们留作纪念的礼物，一人一个。她有交代，上国中的时候，才能给你们。暑假过后，你就是国中生，这礼物我就代替妈妈先交给你。”

“爸！那是什么？”日光有些好奇。

“我不知道！你打开来看看！”

她将盒子打开，眼前是一条太阳造型的金项链。

日光的眼泪流下来。她将“太阳”握在手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微冷的春风仍然带来暖意，缓缓吹进心里。微冷，那是日光对妈妈的思念；暖意，那是妈妈留给日光的“太阳”，散发的光芒。

薛涛

关于作家

薛涛，1971年出生于辽宁省，主要从事少年小说创作。代表作有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我家的月光电影院》《白鸟》等。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蓝飘带》获冰心儿童文学奖。作品《黄纱巾》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课本。

关于作品

小说《钟声不止》获《儿童文学》第五届擂台赛银奖。作品讲述了发生在东北林区小学的故事，这所学校只有一位校长、一名老师和十二名学生，而作品的主角却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人称“铁匠卢”。他用生命的不息维持着火光的跳跃，免费为学校打铁钟、送钉子，为孩子们打鞋掌、做冰刀……当得知老师要去城里领老校长的骨灰时，还特意做了一个指南针给他。回来时，老师迷路了，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靠着铁钟的声音找到了学校，原来是同学们在铁匠的指挥下一直敲钟为老师指路。

作者用凝练的语言塑造了一个朴实、富有爱心而不善言谈的平凡人的形象，通过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山村人的淳朴和善良，用栩栩如生的场面描写为读者构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作品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也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感动。

钟声不止

一

我刚分配到林区教书，老校长就进城住院去了。老校长临走告诉我，这里有个铁匠铺，铁匠铺里有个铁匠，是个怪人。老校长进城治病，整个学校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给师范的女朋友写信，得意地告诉她，我刚刚来学校参加工作，就代理校长了。

有一天我坐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坡下又传来叮当叮当的声音，很有节奏感。我停下手里的工作，痴迷地听着。学生小飞脚举手请求发言，我点点头。小飞脚说：“老师，有什么好听的，那是小铁匠他爸铁匠卢打铁的声音。我爷爷全靠听它睡得香呢。”

小铁匠是我们校四年级的学生，小飞脚也是四年级的学生。另外十个学生分别读着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五年级。

中午午休时，我好奇，把小铁匠叫到住处。

“小铁匠，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小铁匠是作为绰号在学校里流通的。全学校没有不知道小铁匠的。这里的孩子大多有绰号。同学之间也都称呼绰号。那些绰号取得很有意思，我也跟着称呼了。

小铁匠随口答道：“我爸爸？我爸爸不就是铁匠卢嘛。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简直太……”

“知道知道。我是问他本来的名字。”

这下，小铁匠也傻了，挠了几下脑袋，“我去给你问问……”然后一口气跑下山坡。不一会儿小铁匠跑回来了，“他打铁呢，叮当叮当的，没听见我问话。我也得去帮……”说完就把头缩回去了。我追到外面喊道：“下午别忘记上学——”

小铁匠回答了一声，就没影了。

很快，山坡下传来“叮当，叮当”的捶打声。呼——呼——那风箱又叫了，当然是小铁匠拉的了。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凉，我可不敢进那个炉火旺盛的铁匠铺，就远远地坐在一棵老柳树下面。叮叮当叮叮当，听得出小铁匠也加入敲打了……这声音初听有趣，久了就乏味了，我打起了瞌睡。难怪小飞脚说他爷爷全靠打铁声睡觉香呢。

铁匠铺的铁匠姓卢，人们都管他叫铁匠卢。人们大概都忘记他的名字了，只叫他铁匠卢。

铁匠卢的生意近年有点惨淡。人们用个锤子斧子什么的，都去山外买了，质量也不错。时不时地有去打马掌的，牵着马，去了，很快就走了。铁匠铺的门口渐渐冷清了。可是铁匠卢硬是没让火炉熄灭过，风箱照常鼓风，铁匠铺里时不时就传出一两阵叮叮当当的敲打。

这个铁匠，我就知道这些了。

二

下午上课时小铁匠没来。全校只有一间教室，全校十二个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哪个来了，哪个没来，一目了然。

“老师，我去找他！”小飞脚站起来，也没等我同意，蹬开门刷地不见了。

我刚刚在黑板上写出五个生字，小飞脚就把门蹬开了。小铁匠紧紧

跟进来，满头是汗，一边往座位上跑，一边回头对我说：“老师，没听见铃声啊，你那铃声没我爸打铁声大……”

全校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给我提意见，说操场那个电铃声音确实太小了，中午在家玩着玩着就过头了，也听不见上课铃。我用板擦敲敲黑板，教室里才平静下来。

“电铃问题以后再说。”

我继续上课。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在教室里擦黑板，门被很重的力气撞开了。我扭头一看，是两个孩子：小飞脚和小铁匠。两人喘着粗气，一前一后，抬着一块形状古怪的铁锭。我愣住了。铁锭一落地，发出清脆的回声。小飞脚站着喘气，小铁匠说话了：“我爸昨天连夜给咱学校造的钟。我爸说，这个声大，岭外都能听见。”

我把这个铁锭挂在门外，接过小铁匠递过来的钟锤儿，轻轻敲了一下。

“当——”音色清脆悦耳，传出很远。

小铁匠还告诉我，他爸在钟的不同部位留着凸钮，敲那几个钮，还有曲调呢。我一试，果然有音阶。打这以后，学校的电铃不用了，慢慢地生锈了，铁钟成了整个岭上人家的钟点。据进山的人回来说，在山谷里听这钟声，更好听。

铁匠卢，依旧深居简出，躲在他的铁匠铺里叮叮当当打铁。全岭的人，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没听说过他制造的钟声。他的耳朵里全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一夜之间，大雪漫了林区。

我用力推开门，一步一滑走到大钟前，敲响了它。我用的是紧急集合的调子，是喊孩子们来扫雪的。然后我挥起铁锹，一路向山坡下面推进，打算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我把路开到山坡边缘的时候，坡下十几只“鼯鼠”一样的小东西也在挥舞着小锹，从各个方向向这边推进呢。他们身后，是一条条细细的小道，嵌在雪地当中。

我站在坡上跟他们挥舞着铁锹，给他们加油。他们抬头看了看我，埋下头去，加快了速度。

可是，所有的小道都汇集到我这里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们很难爬到坡顶的学校。小道太滑了，我们几次上去，都滑下来。小飞脚摔得最猛，整个人一头扎进雪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还没上课，小铁匠举手请求发言，“我爸爸有办法了。他要给我们的鞋子上面打上铁掌，完了就不怕滑了。”

小铁匠一说，全校的学生都兴奋起来。像马一样给蹄子打上掌子，就可以像马一样在雪地上随便跑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中午，我带着全校学生从坡顶滑下去。小铁匠最兴奋，第一个滑下去的。

我们一气滑到铁匠铺。我让孩子们排着队进了铁匠铺。小铁匠也叫嚷着：“排队排队，别加塞儿，人人有份。”

全校学生把小小的铁匠铺塞满了。我只好站在外面。我听见里面不时传出孩子们打闹嬉笑的声音。那咔咔的，便是钉鞋掌的声音。这时他们又莫名地安静下来了。打好鞋掌的学生蹦跳出来。门一开，一团热气随着出来，扑在我的脸上。脚下咯吱咯吱的，他们一个一个爬上山坡去，很稳当。最后出来的是小飞脚，他把脚高高踢起来，鞋底上有亮亮

的银光一闪。扑通，小飞脚摔倒了。我拉起他，帮他拍打身上的雪，“你演砸了小飞脚。”小飞脚不服气，还要表演，被我控制住了。

最后冲出来的是小铁匠，脚下也咯吱咯吱的。

“老师，鞋掌没有了。他说了，下午他再打几个，有你的份儿。”小铁匠有点难为情了。

就这样，我被小飞脚和小铁匠一边一个架着爬回坡顶。

快走进教室时，小铁匠悄悄告诉我，他爸今年的马掌又打多了，刚才钉在鞋底铁掌是马掌改的。小铁匠让我为他们保密。我答应了他。

当天晚上，我坐在火炉旁边烤玉米吃，门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小铁匠来了，手里举着两个鞋掌。我找来锤子，把鞋掌钉在鞋底上。穿上一试，脚底下踏实多了。

过几天，小铁匠拿来了一包铁钉。铁钉没有商店的有规格，却很锋利，把教室的门窗钉得结结实实的，北风再大，门窗也不支嘎了。

那时我正讲着课，小飞脚扑哧乐出声来：“老师，门窗不叫唤了，就剩你一个人叫唤，不热闹了。”

小飞脚这么一说，我也乐了。我一乐，全校学生也都乐了。小铁匠没乐，脸涨红涨红的，“他的钉子多得没人买。他说，这些钉子只要有，就没白打……”

又过几天，小铁匠带来一副冰刀模样的家什给我看。小铁匠让我猜这是什么。我说，像冰刀。小铁匠说：“这就是冰刀，我爸按照电视里的冰刀打制的。”我一看，这冰刀与常见的不一样，是双刃的。小铁匠

自有他的解释。原来铁匠卢认为单刃的冰刀容易扭脚，就给改成了双刃的。铁匠卢的意思，要是我满意，就给每人免费打一副。我连连点头，说着感谢的话。小铁匠却说：“我家的铁匠铺没多少活要做，我爸不想让炉火灭了，就琢磨着免费做活了。”

于是全校学生每人有了一副冰刀。我带着他们把水塘上面的雪除掉，体育课改成滑冰了。

他还为我们免费打制了门把手、更换了火炉铲。有一天，小铁匠站起来磕磕巴巴说，他爸爸想给我打制一条铁教鞭，换掉那根不结实的老柳条。我还没表态，全校学生就七嘴八舌反对了。

原来，老校长在的时候，教鞭除了指点黑板，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打手板。淘气了违纪了，老校长的柳木教鞭就要发挥作用了。现在，铁匠卢要把柳木教鞭换成铁的，学生们当然不同意了。铁匠卢这个活就算没做成。可是第二天，小铁匠拎来一只铁桶，说老校长的那只用了七年了，该换新的了。我千恩万谢一番，把女朋友寄来的香烟让小铁匠捎给他。小铁匠撒腿就想跑，被我一把抓住，那香烟塞给他。第二天，却被他退回来了，有一盒是打开的。小铁匠告诉我，他爸尝了，嫌这烟不够辣。

四

老校长在城里一共住了四个月，就死了。先是住在医院里，后来为了省钱住在侄子家。肺癌，没法治了。

消息传到学校，孩子们都哭了。小飞脚说，老校长没少打他的手板，可是每次都舍不得用劲儿。我跟老校长只相处过两天，是交接工作，没有多少感情。可是知道他一生在这林区里教书，受了不少苦。想到这，我心里也很难过。

老校长临死时说，他不放心那些孩子，要葬在林区，他看好山坡下面的白桦林。老校长的侄子要送老校长过来，家长们跑到白桦林里找位置。我做点什么呢，我决定去城里接老校长的骨灰。开始，学生们不同意我去。他们的顾虑是小铁匠道破的：他们担心我这一走就再不要他们了，他们都知道我在城里有个女朋友。连家长们都用忧虑的眼睛看着我。我就说，大家放心吧，我总不能把老校长扔在城里不管吧。人们这才放下心来。

临出发，小铁匠塞给我一根细细的铁砧。“我爸给你做的指南针，林区大，它能帮你找回来。”

我把指南针揣好，跟他们说：“有铁匠卢的指南针，我一定找回来。”

我跟大家约定了返回的日期，就搭上一辆林区的吉普车，被一条长长的车辙带出了白雪茫茫的林区。

在城里，我先找到老校长的侄子，见到了老校长“住”的屋子。老校长的侄子一见到我，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老校长年轻的时候去林区教书，女友跟她分手以后一直单身……我听罢，想到了我现在的女友。跟老校长侄子定好时间，我就去女友工作的学校了。女友见到我很意外，我说明来由，讲了老校长的遭遇。女友低下头，流泪了。我告诉她，老校长等着我去接他呢，全校学生也等着我回去呢。女友没有强留我，把几条准备邮寄的香烟给我带上。我还特意买了烟劲大的香烟，带给铁匠卢。女友没有跟我分手的意思，这让我很宽慰。

老校长的侄子开车送我回林区。一路上，侄子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伯父。从老校长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内心却更坚定了。

车子越接近林区，道路越崎岖，中途抛锚两次。中午进入林区后，我们在一个叫毛家店的小镇吃饭。这里距离学校大概还只有二十里光景

了。我俩正喝着热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俩便坐在小店里继续喝茶等待雪停。下午，雪总算停了，通往林区深处的道路却被大雪封死了。老校长的侄子试探了一段，不得不退回来。我也一再劝他回去。我一个人走回去，傍晚也就到了，不必他送了。他望着白茫茫的林海，长长叹了口气，把车子存放在一家旅社，说什么也要亲自送他的伯父进林区。

我们徒步出发了。我们包裹得严严的，只露出两只眼睛。很快，眉毛上面也结霜了。

最初，道路的痕迹还可以辨清，我们就沿着它的指引走。后来，又飘起了雪。我一路趟雪一路欣赏林区的雪景，觉得这旅途很有意思。走着走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痕迹模糊不清了。回头一看，我们的脚印毫无章法。而远处的脚印已经被大雪掩埋了。那道始终在前面闪现的山影也不见了。山影不见了，有两个可能，一是被大雪遮挡了，再就是我们偏离了方向，它被我俩丢掉了。我赶紧喊住同伴。

我俩一致断定：我们迷路了。

这时，雪又大了一层，没有要停的意思。老校长的侄子马上紧张起来，想现在赶回到小镇住一夜明天再走。我犹豫时，想起铁匠卢送给的指南针了。我说，不用回去，我带着指南针呢。然后摸出了指南针。找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再把棉大衣脱下来挡风。我牵起细线，把那枚铁砧吊起来。后来，它渐渐稳定在一个方向上。我们按照指针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又穿过了两片林子。就这样，那道山影透过雪幕，又隐约出现了。我兴奋起来，挥舞着手中的木棒大喊了几声，同伴也跟着我喊起来。我放松多了，一路讲着铁匠卢的事情。讲了很多，最后我告诉他，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呢。

我再想确认方向的时候，山影又隐去了。找指南针，指南针却不见了。我翻遍了衣兜也没找到它。我估计是刚才舞动木棒的时候丢掉的。

我转回身，身后的脚印都被大雪掩埋了，去哪里找落在雪地上的铁砧呢。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我俩再次陷入了困顿。这时，周围都是一样的林木，一样的雪地。我们置身于林海迷宫了。

不敢再盲目行走了。我俩停下来，背靠在一起恢复体力。老校长的侄子紧紧抱着那个盒子，我也抱定了走下去的决心。我取出香烟，一人一支，然后用棉大衣遮住风，总算点着了。一吸，原来是送给铁匠卢的那种，非常辣。辣是辣，一股热量也被这辣味激发出来了。我问同伴暖和点没有。同伴点点头，承认这烟够劲儿。

坐在雪地里吸着烟，我试着从林木的长势上辨别出方向。冬天的林木只剩些梳枝，怎么也看不出长势来。大雪弥漫了整个天地，找不到辨别方向的办法了。

天已经灰下来。我估计天已经黑了。有雪映照着，才体会不到黑暗。

五

林区的雪，一旦下起来就没完没了。雪不停，我很难找到方向。我决定找块背风的地方宿营。按照走时的约定，我应该天黑前回到学校。现在孩子和家长们一定是万分焦虑。那些孩子一定以为我不要他们了，那么就让他们先难过一夜吧。明天我给他们一个惊喜就是了。

我和同伴找到一块低矮的地方，放下行囊。然后开始挖雪，慢慢地一个雪坑出现了。雪坑足足有一米深。挖好雪坑，我俩又在雪坑的壁上向里挖，很快做成了一个雪洞。我又到最近的林子里折了一捆干树枝。一堆篝火在雪坑里烧起来了。同伴赶紧把装着他伯父的盒子放在近前。想必老校长也冻坏了。可是我似乎能感觉到，他在鼓励我们，只要坚持

就能走出去。

我暗自给自己加油。

面包烤热了，麦香在雪坑里弥漫开来。我俩快要冻僵的脸又能笑了。一笑，脸部的肌肉和神经便苏醒了；耳朵一热，听觉也恢复了。恢复听觉后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狼叫。这让我俩很不安。同伴留我看守篝火，一个人拎上木棒爬出雪洞。他又搞到几根粗一些的断木。是的，不能让篝火熄灭，这团火就是希望。望着那团跳跃的篝火，我好像明白了铁匠卢：他一直让炉火燃烧着，是不想让什么东西破灭吧。

做完这些，我和同伴挤进雪洞，面对篝火轮换着睡觉。

一轮到我守篝火，同伴很快睡着了。风也骤然歇了，雪落也无声。这茫茫雪夜里除了枯木燃烧的噼啪，再也没有别的声息了。连狼也打起瞌睡不再叫了。

似乎有一阵钟声在耳边回荡。“都来上都来上……”分明是我和孩子们的“上课钟”。难道是意识出了问题，我开始幻听了。我用力摇摇头，清醒一下混沌的意识。可是那钟声还是在耳边回荡着。我没了困意，爬出雪洞，在雪坑里站起来。我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到听觉上来。

那钟声是实在的，不是虚幻的错觉。

不会错，我听出了音阶，正是我们的“上课钟”。铁匠卢的手艺，林区里绝对再没有这样的铁钟了。

我兴奋起来，困顿被钟声扫荡了。

可是，孩子们这个时候敲响“上课钟”做什么呢？他们在催我回去给他们上课啊！再细听，钟声来自那片林子的方向。莫非是在给我指路吗？对，在给我指路！我几步蹿到雪洞口，把同伴叫醒了。

“孩子们敲响钟声了！”我告诉同伴。

同伴揉揉眼睛，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过，他也承认，他听见了隐约的钟声。

“你敢肯定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吗？”我指着那片黑魑魑的林子。

同伴把手掌张开，放在耳廓上细听了片刻，然后点点头。

“那就对了！他们用钟声给我们指引方向！”我说着就背起行囊。同伴的困意也跑光了，背起伯父的盒子。老校长一定也在想，孩子们，干得好。还等什么，赶紧出发！

熄灭了篝火，我们爬出雪坑。我俩迅速穿过了前面那片林子。穿过这片林子，钟声的方向更明显了。我俩便坚定地朝这个方向走去。

有一阵，钟声歇了。大概孩子们放弃了，对我不抱希望了。我真想马上飞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坚持下去。

钟声一歇，方向感又模糊了。我懊丧地望着远方。偏偏这个时候钟声又起了。反复几次，我明白了。他们是在休息，每休息一会儿就再敲响它，免得我失去方向。

我彻底喜欢上了那座铁钟。其实，它造得有点粗糙。谈不上精美，只有音阶还算准确。

六

一路钟声。钟声歇我们就歇，钟声起我们就赶路。我们与那边的孩子达成了默契。山影又出现了。这回，我们顺着它的走向走。大约一个小时候，我们似乎踩在了深雪下面的车辙上面。这就对了！我跟同伴说，脚下这条路就是通向目的地的。那座房子的黑影出现在坡顶的时

候，大雪停了。大雪停多久了，我不知道。

我一口气爬上坡顶，站在操场上面。

小铁匠刚刚从教室里走出来，打着哈欠，一蹙一蹙地走向门口的铁钟。他戴着大棉帽子，握着铁锤儿。小铁匠一站在铁钟旁边，马上端正了。

当（都）……当（来）……当（上）……

他敲得很稳重，很准确。我等他敲完，慢慢穿过操场，走过去。

“小铁匠……”

“老师……老师回来啦！他真回来啦！”小铁匠愣了一下，扔了铁锤儿，扯开嗓子朝教室里喊。

小铁匠刚刚喊出来，教室的门吱呀一声被蹬开了，小飞脚第一个跑出来。接着全校的学生也跟出来了。

“老师，我刚才睡着了！”小飞脚看着小铁匠，一脸的愤怒，“轮到我了，你怎么不喊醒我！”

小铁匠只顾笑着，扭过头看着我，“老师，我加塞儿了……”

他们按照值日表的顺序轮流敲钟。

全校十二个孩子都在。多出的一个黑影，是个大人，默默站在孩子们后面。他的个子有些瘦小。借着雪光，我看见一张挂满喜色的脸。

他朝我嘿嘿一笑，从老校长侄子手里接过那个盒子，自言自语道：“老校长先住我的铁匠铺……我给火炉填炭去。”

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赶紧从包里翻那几条最辣的香烟。

我的双手冻僵了，还没来得及拿出香烟，他一步一滑地下了山坡。转眼间，被高高的雪丘遮挡了。

雪丘上方，漫天星光。灿烂的银河在静静流淌。坡底，铁匠铺泄出星星点点的火光，汇入了头顶的星河。

殷健灵

关于作家

殷健灵，18岁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处女作，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写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纸人》《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等，中短篇小说《米兰公寓》《一滴秘密的眼泪》等，诗集、散文集《盛开的心情》《听见萤火虫》《记得那年花下》等。长篇小说《玻璃鸟》获冰心图书奖，长诗《骆驼王子与沙漠蜃景》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青春密码》获“巨人”中长篇小说奖，《画框里的猫》获2008年度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关于作品

《画框里的猫》是一篇短篇儿童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单亲家庭中叛逆的小女孩，渴望自己能像“罗玉子”那样追求自由，可自己的生活却和名字叫“猫”的女孩一样，逃离不了大人的管束。小说从生活中平常的故事入手，孕育和表达着不平常的道理，成长所带来的喜悦、烦恼、困惑与得失无不撞击着青少年的心理世界。细致的文笔、精准的描述，将成长中的少女向往自由的心绪，雕琢得惟妙惟肖。

画框里的猫

三年前，我15岁。那年的冬天，我是在郁闷和别扭的情绪中度过的。

直至今日，一到冬天，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尽管我连罗玉子的长相都记不清了，但所有的场景都历历在目。这是一种无声的记忆，好像在看一部默片。

饭桌边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桌上摆着一盘红烧鲫鱼，鲫鱼的尾巴翘在盘子外面，好像依旧保持着它濒死前绝望挣扎的样子。母亲把一筷子鱼肉夹到我碗里，我皱着眉又将它夹了回去。我不喜欢吃鱼，母亲却总是强迫我吃，就像她常常让我穿我不爱穿的衣服一样。我低着头，但我的心却凝视着端坐在我面前的母亲。自从父母离婚后，我觉得母亲越来越不可理喻，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变得沉寂无声。

我听见母亲冷冷地说：“不吃也可以，有本事别的菜也别吃！”

“不吃就不吃！”我小声嘟哝道。

“好啊，你永远别吃我做的饭！”母亲“啪”地一放筷子，大声说。

“有什么了不起，饿死给你看！”我也没有示弱，站起来，转身跑了出去。

我没有马上跑出家门，而是在庭院里站了一会儿。我低垂着头，看着几株蔫了的花草，隐隐地希望母亲能追出来。但母亲并没有出来，追出来的是她的骂声。她骂什么话，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觉得心情很灰暗，真的有饿死给她看的决心。

其实，母亲的心情我是完全能理解的。人到中年，丈夫却跟别的年轻女人跑了。在母亲的这个年龄，无论是事业，还是别的，好像都到头了。她唯一的希望只有我，而我，却偏要和她作对。母亲43岁，她到现在只做了一份职业——在国家机关的人事科里当科员，她连科长都没有当到，但母亲很为自己的金饭碗自豪。在我的印象里，时间留给母亲的纪念，除了眼角的细纹和不再柔曼的腰以外，没有太多的痕迹。她可以好几年不买一件新衣服，不烫头，不化妆，她一直小心谨慎地维护着什么，最终却失去了她的丈夫。

小的时候，我觉得母亲说什么都是对的，并且真的想照母亲说的去做。母亲说要读好书，否则将来找不到好的工作；母亲还说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否则找不到好老公；母亲说钱要省着花，在有钱的时候也别忘乎所以……这些，听起来都很对。可现在，我却觉出那些话里也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到底不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我知道母亲很疼我，处处为我着想，可她的那种方式我就是受不了。有一次，我在班委选举中落选了，母亲知道了，比我还难受，她说这样多没面子啊，别人会怎么想啊，还跑去找班主任谈话。母亲这么做，弄得我很难堪。我和她大吵了一通，她很伤心，说我一点都不体谅大人，她是为我好。

这些日子，类似的冲突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有一次，母亲哭着说，怎么生出这样的女儿来，两个人像一对冤家。母亲的疑惑我也有，心里想，凭什么要和你一样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坏的，也想乖乖听母亲的话。可正想俯首帖耳时，偏偏又有个小人跳出来，不许我听话。于是，总是觉得别别扭扭的。

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总想和母亲吵架，我还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在逐渐凝固、暗淡。我马上要到16岁了，人家说16岁是花季，可我青春的血液却似乎越流越慢。

我还没等母亲骂完，就跑出了院子。

院门正对着后海。后海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在冬天的太阳下反射出脆弱的光。我抱着手臂，靠在后海边的石柱上，情绪很糟，心里对母亲充满了说不出的怨愤。这时候，我听到了一阵敲打声。

循声望去，我的眼前一亮：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家颜色鲜艳古里古怪的小店。我想那应该是个小店，木门上画了一条比人还高的黄黑相间的大鲤鱼，外墙被漆成了天空一样的蓝色，上面镶了几十个花花绿绿的瓷盘，房檐上还搭出了个橘红色的凉棚，吊了些风铃之类的叮叮当当的小玩意儿。店招好像是木头做的，也有一人高，插在门外的泥地里，上面写着——

玉子手工制作

我努力地想了一下，才回想起这个小店所在的房子原先是邻居空关了很久的破败的老屋，才十来个平米，如今，它“老母鸡变鸭”了。

蹲在地上敲打的是个女人，女人的背影吸引住了我的视线：她上身穿了件半新不旧的皮夹克，背上靠肩胛的地方画了一处手绘的牡丹——我敢保证是画上去的，下身穿一条水红色的大花裤子，头上扎了块同色系的包头布。我敢说，整一条街，没有一个女人敢这么穿戴。

她正在往墙上钉一个漂亮的房子形状的信箱，那信箱的位置特别矮，刚好够到站在她边上的小男孩的肩。那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估计那信箱是为他装的。

女人发现我在看他们，就冲我笑了笑。她招了招手，让我过去。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我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但眼前的这个女人似乎和别的大人不一样。她的脸上带有一种孩童的表情，笑起来和她的儿子差不多天真无邪。

我很快知道她叫罗玉子，那男孩叫石头，今年五岁。我问罗玉子，

店里头都卖些什么？罗玉子骄傲地说，卖的都是天底下最特别的東西。我朝店里探了探头，果然看到蓝色的架子上摆了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工艺品。我问，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吗？罗玉子点点头，她指着一双小铜鞋说，信吗？这是用石头三岁时穿的鞋子做的。还有，这些镜框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画的。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镜框，它们被小心地悬挂在架子上，上面画了带有异国情调的图案。还有那些罗玉子亲手制作的草叶纸灯罩，铺展在天花板上的色彩淡雅的手揉纸，让人想到飘飞的云絮，心里便莫名地柔软起来。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罗玉子。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按年龄推算，罗玉子至少有35岁。从罗玉子那里出来，我又在后海边磨蹭了一会儿，才回了家。母亲见了我，没做声。我知道她已经消气了，可是我还想着自己说过的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真的下决心不吃母亲做的饭，看谁能坚持到底。

结果，还是我输了。我坚持了三天，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吃饼干。到了第四天，我觉得脚底轻得打飘了，而且不可遏止地想吃肉、吃虾，最终，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母亲递过来的鸡蛋羹。我和母亲之间的战争不战自败。

在罗玉子那里，我认识了她的第一个朋友，她叫“猫”。

其实罗玉子的小店也像猫的习性，白天打盹，晚上却焕发出异样的神采。罗玉子说，“猫”是她给她起的昵称。我不知道“猫”的真名，估计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刚刚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看样子，她也没有上大学的打算。“猫”整日窝在罗玉子的小店里，听音乐，画画。那些日子，她们一直在痴迷地画猫，在墙上，在画布上，在镜框上。她们一边画，一边听一种古怪的音乐，罗玉子说，那音乐来自印度，来自天堂。

当整条巷子黑暗沉寂以后，只有罗玉子的小店还醒着，从里面流出温暖的光和音乐。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从罗玉子的门缝里流淌出的蛋黄一样的光线。我总觉得，那光线像奶酪一样诱人，而我，恰恰像一只馋嘴的小老鼠。

那天夜里，我很早就睡了。也许是天热，也许是因为别的，我一直没有睡着，于是，干脆起床，摸黑去敲了罗玉子的门。

罗玉子蹦跳着迎接了我。我注意到屋子里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烫粟米头的女孩，她背对着我，连头也没回。她正在给画板上的猫上色，那猫看上去很古怪，蓝色的身体，冷峻的神情，还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罗玉子说，这是我的朋友“猫”。“猫”这才抬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又将她的视线转到了画上。

我将架子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看过去，好奇地向罗玉子问这问那。罗玉子很耐心地回答我，可我总觉得她的话我不完全听得懂。我问她，为什么要把石头的鞋子铸成铜的？罗玉子说，她要记录石头的成长，那鞋子里有石头的生命。我还问，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陶制的云豆，它们有什么好看？她说云豆是生命体啊，她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问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俗不可耐，蠢笨不堪。我的每个问题，罗玉子都能用不着边际充满诗意的话回答我。她说的话仿佛在云雾里，你以为听懂了，却还是模棱两可。后来，我听到了“猫”的窃笑。她把画笔往笔筒里一插，调过头来，用一种调侃的神情看着我，她的表情让我感到了一种侮辱。

“你能不能不问这些个‘为什么’？”“猫”说。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你说说，我画的猫怎么样？”“猫”问我。

“像一只妖精。”我尝到了报复的快感。

“谢谢你的夸奖，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猫”快活地说。

说着，她把画框挂到了墙上，后退几步，自我陶醉地欣赏起来。她们没有再搭理我，我在藤椅里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说实话，那个晚上，我觉得有些无趣，可心里却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我想我遇到了两个奇怪的人，她们的生活她们的脑筋和我们普通人太不一样了。我们生活在人间，她们生活在天上。

罗玉子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扎着包头布的形象犹如一抹浓重艳丽的色彩，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从每天在巷口卖酸奶的大妈，到扫尘的外来妹，都知道后海边来了个奇怪的女人。他们起先是探究她有没有老公，曾经做过什么工作，接着又对她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兴趣。后来，人们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她曾经结过婚，但现在和老公离婚了，她没有固定工作，并且也没什么钱。

我想，人们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罗玉子和“猫”曾经带我去买过东西，她们去的是批发市场，在那里买廉价的绘画用品，罗玉子还说起，有一回她在小摊上看中一只30元钱的玩具猫，可是她没买，因为兜里没钱。才30元啊，罗玉子说的时候，我有意看了看她的脸，她看上去很平静，经济上的拮据似乎一点都没能影响她的情绪。不知怎的，想起了我的母亲，自从父亲和她离婚后，她就成了一个受伤的怨妇，总觉得自己是弱者，就怕给人欺侮。有一回，父亲的抚养费晚到了几天，她一天打五个电话去催。我说你烦不烦哪，母亲咬着牙说，你懂个屁！母亲常常让我感到紧张，她好像被什么箍住了一样，而我，又被母亲箍住了。

我和罗玉子她们的亲密关系很快引起了母亲的不满。那天，正吃着饭，母亲突然说：“你以后少到罗玉子那里去。”我说为什么啊？“近墨者黑，你知道那个烫鸡窝头的姑娘是什么底细吗？”我扑哧笑出来：“什么鸡窝头啊，是粟米头。”我知道母亲指的是“猫”。

“我管她什么头，她呀，大学考不上，给父母赶出来啦。她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却偏偏生了这么个顽劣的女儿……”母亲说。

“你怎么知道？”我很惊异于母亲的侦探本领。

“你别管，反正，你以后少去那儿！”母亲用命令式的口气说。

“可她画画很棒。”我说。

“会乱涂乱画有什么用。”母亲轻易地把我顶了回去。

“要是我考不上大学，你也会赶我出去吗？”我试探道。

“当然！这年头，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母亲正色道。她的语气让我觉得再无圆转余地，我不再做声，闷头喝汤。

“看着吧，罗玉子收留这么个人，迟早会有麻烦。”母亲预言说。

母亲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那天下午，我放学路过罗玉子的店门口，听到里面传出争执的声音。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正屏息静气地在那里看热闹。我也挤了进去。

除了罗玉子和“猫”之外，屋子里面还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都戴眼镜，穿得一丝不苟。他们和罗玉子站在一起，好像传统遇到了现代。“猫”侧过一边脸，站在角落里，脸上是特别不情愿的表情。我猜，那两人一定是“猫”的父母。

“你这么纵容她，你能对她的将来负责吗？”“猫”的父亲说，口气还比较平和。

“是，我没法负责，可你们有能力为她设计将来吗？她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罗玉子不紧不慢地说。

“你根本没有权利指责我们，她是我们的女儿！”“猫”的母亲激动起来。

“是啊，她是你们的女儿，可你们生她下来，她就是个独立的人，她不是你们的财产！”罗玉子也不示弱。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看看你自己吧，你有什么？你给人扔了，窝在这么个破屋子里，把你自己管管好吧！”没想到知识分子也会口不择言。

“别吵了！”“猫”大叫一声，从角落里窜出来，不顾一切把她的父母往外面推搡，“你们走，走，我跟你们回去就是了！”

“猫”以最快的速度把她的父母推了出去，她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我从心底里佩服她的坚强。更让我佩服的是罗玉子，他们一走，她就打开了音响。幽雅神秘的印度音乐在小小的屋子里回旋游荡，空气顿时沉静下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看热闹的人渐渐散了。罗玉子看见我站在门口，冲我笑了笑，她指着墙上一个巨大的画框说：“你看，是‘猫’画的，多么神奇漂亮啊！”画框里蹲着一只神秘诡异的红色的猫，它闭着眼睛，表情特别温柔甜蜜。

从此，“猫”像水汽一样从罗玉子那里蒸发了。我曾经问过罗玉子“猫”的行踪，她很神秘地看了我一眼，说“猫”去旅行了。“她去偏僻的地方，寻访制陶的人，做一个民间艺术家，那是‘猫’的理想。”罗玉子说。她用手抚摩了一下手边一只蓝色的泥猫，她说那是“猫”的作品。

我想起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她：“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猫呢？”

“嗯，”她沉吟了一会儿，说，“猫很灵敏，它可以在地上走，还可以爬到房上、树上，而且猫有九条命，摔不死。做一只猫多好，多自由啊。”

“可是猫是人养的。”我找出了她的破绽。

“为什么要做一只家猫呢？做一只野猫不行吗？”罗玉子说着，睁大了眼睛，她的目光在灯光下灼灼逼人。

“你怎么像个姑娘一样？你和我妈妈一样，都离了婚，为什么我妈妈总是愁眉苦脸，你却每天都很快活？”我大着胆子问。

“离婚有什么不好？我离了婚，我就有了自由。”罗玉子说。

“可是你没有工作。”

“要工作干吗？我现在多好，没人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又不需要很多钱。”罗玉子说。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蠢，那些问题到了罗玉子那里都不是问题了。她的小店里有时会有零星的客人，一般都是老外或者是观光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喜欢她做的东西，就买下了。我知道那些东西都卖得不贵，几元或几十元一个，最贵的不过二三百元。这样一想，罗玉子似乎也不会太穷。至少，她每天能喝上一瓶酸奶。

不久以后，一个男孩出现在罗玉子的小店里，他叫左耳，是罗玉子的新朋友。我想起罗玉子曾经说过，她喜欢不断结交新朋友。而我，不过是罗玉子窗外的一双眼睛，一个常常在远处观望的人。罗玉子没有把我当做她的朋友，但每每和母亲吵了嘴，我都喜欢到罗玉子那里去寻求庇护。因此，母亲对罗玉子的成见也越来越深。她们俩没有正面说过话，我也刻意不让她们有说话的机会。直到左耳来了。

左耳也没有职业，好像读到高二就退学了。目前，左耳正在进行一项艰苦而有意思的工作，成天扛着迷你摄像机在街头拍纪录片，晚上就来罗玉子这里画画。他和罗玉子很说得来，常常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收也收不住。左耳待我要比“猫”友好，他好像知道有“猫”这个人，有一

回，他央求罗玉子，希望将来三个人能成立一个艺术工作室。罗玉子不置可否，左耳说话时，她正在给澡盆里的石头洗澡。石头在澡盆里一刻不停地甩动四肢，不断地将水泼出来，但罗玉子没生气，还是很耐心地往这孩子身上撩水。我也站在澡盆边，我们身后是一只烧得火红的暖炉。左耳见罗玉子没什么反应，就凑过来和我说话。

“我想请你帮个忙，”左耳说，“我想给你拍片子。”

“给我拍片子？拍什么？”左耳的建议让我觉得又好奇又兴奋。

“拍你和你妈妈吵架。”左耳说。

“亏你想得出！”我有些生气，别过脸去。

但左耳并没有放弃，像只苍蝇一样在我的耳边磨。他说了很多理由，说真的，有些理由还真让我动心，他说他想表现两代人的冲突，呼吁成年人对我们的理解。他还说，他要去参加一个微型纪录片大赛，如果得了奖，我就成明星了。

每个女孩都想做明星，我承认，左耳的最后一条理由把我说动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拍摄的难度很高，我相信，母亲说什么都不肯在片子里丢人现眼。左耳说没关系，他有办法。

以后的几天，左耳有一半时间扛着微型摄像机猫在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上，伺机而动。而那几天，我和母亲之间特别平静。我问左耳这两天都拍了什么，左耳神秘兮兮地捂着摄像机，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幸好我和母亲都没让左耳等太久。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母亲背着我检查了我的书包，在里面发现了一支口红。当时，我还在床上睡懒觉，母亲举着证据冲了进来。

“起来，这是哪儿来的？”母亲怒气冲冲地说。

“不就是一支口红吗？”我轻描淡写地说。

“还犟嘴，你说，哪儿来的？小小年纪就涂脂抹粉，哪里还有心思学习！”母亲振振有词地说。

“这跟学习没关系！”我从床上坐起来，眼角瞥见左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扛着摄像机溜了进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表现得比平时更激烈。

“怎么没关系？你会分心，成绩会下降，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看你怎么办！”母亲对身后的镜头浑然不知。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用老一套教训人。妈妈，你为什么样样都要和学习和前途挂起钩来，有这么严重吗？”

“怎么不严重？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就跟那开小店的女人一样。”母亲搬出了个反面例子。

“开小店怎么啦，为什么一定要找工作？我还羡慕罗玉子呢，那么自由，那么自我。”我说。

“好啊，你现在会说话了，有本事你别问我要零花钱！”母亲动不动就拿钱来压人。

“我才不要你的零花钱呢，我去打工，自己去挣！”我看见左耳离母亲只有一步开外，真担心母亲发现了他，我想不出母亲会有什么反应。

噩梦瞬间就发生了。母亲一转身，便看见了身后那个黑洞洞的镜头。她先是吓了一跳，很快就明白了一切。左耳与母亲尴尬地相视一笑，别转身就往外逃，一边逃一边没忘了把镜头对准母亲扫。

母亲很快就去找了罗玉子。那时，左耳已经逃之夭夭。

母亲质问了罗玉子很多话，比如她知不知道自己引狼入室，还说她不希望我和罗玉子接触，因为这样可能带坏我。罗玉子一直安静地听，没有辩驳，也没有解释。母亲说完，罗玉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笑了笑，说：“您别担心，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那就好，我可以放心了。”母亲冷冷地说。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恨她。可罗玉子脸上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样子，她手中的笔一刻都没停，她在画一只红色的猫，那颜色像火一样炽热。

几天后，便证实了罗玉子那天说的话。我经过她的店门口，看见她和左耳正在往外搬东西，门外停了辆卡车。我站在不远处看着罗玉子，觉得双腿软塌塌的，心里有个发毛的缺口，觉得很对不起她。罗玉子穿了一身牛仔服，头上扎了块蓝白相间的包头布，看起来很精神。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说：“我本来就准备走的，和你妈没关系。”

“你去哪儿？”我问。

“去山里，我在那里开了个窑，做陶器。”罗玉子快活地说。她总是做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脸上永远是一副超凡脱俗甘于寂寞的样子。

我看着罗玉子帮着工人搬东西，心里很不舍，整个人好像突然抽去了支撑的东西。当最后一件东西装上了车，我依然站在那里。我想，罗玉子离开这里，意味着这条灰暗的巷子不再有鲜艳的色彩，寂寞的夜里不再有温暖的灯光，沉闷的空气里不再有轻灵的音乐了。想到这里，我有些伤感。

罗玉子朝我走过来，手里拿了个木制的东西，那是一个画框，里面蹲着一只神态悠然的红色的猫。“送给你。”罗玉子说。我接过来，看了

看那只幸福的猫，眼泪要下来了。

“哦，可千万别有眼泪。”罗玉子夸张地调侃道，转过身，关上了那扇彩色的木门。

左耳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明天下午两点，在木雕酒吧，放我的片子。过来看吧，你是主角。”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木雕酒吧。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那里有些简陋，可气氛是暖融融的。我遇到了左耳和罗玉子，他们站在那些人里面，似乎和周围的人很协调，这是我的新发现。左耳告诉我，他的片子排在第一个放。

左耳的片子叫《无题》。镜头拍得摇摇晃晃的。我先是看见自己平常的一些生活场景：每天准时去上课，趴在桌子前写作业，在罗玉子那里解闷，到小吃摊上买糖葫芦解馋……接着看到母亲的生活场景：急匆匆地回家，围着围裙做饭，在集市里和小贩讨价还价……我正纳闷着左耳是怎么拍到这些的，画面上出现了我和母亲争执的镜头。在画面里，我蓬着头坐在床上，样子特别丑陋，说话的声音也很尖细，听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母亲出现在画面里的始终是她的背影，她的背影看起来很高大，时不时地把我的脸遮住。可能是因为拍摄角度的缘故，母亲的身影在画面中显得特别庞大，而我就显得有些遥远和渺小。这场争执自然是以我的失败为终结，最后一个镜头是母亲的背影遮住了整个画面。然后，片子就完了。

我明白左耳是想说什么意思，但我并不很满意，因为他把我拍得太丑了。片子放完了，左耳凑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左耳有些失望，说他以后一定能拍一部更好的。看他的表情有些惨淡，我起了恻隐之心，安慰他说，我特别佩服他能拍到一些不容易拍到的画面，我说他像一个高明的侦探。左耳的脸上才稍稍有了点喜色。

我很快就和他们道别了。因为母亲在等我吃晚饭，我不想回去晚了，又挨骂。正是深冬的时候，路边的泥土都给冻住了，树枝颤颤巍巍地伸向空中，发出无声的叹息。想到回家，我的心里就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仿佛要去投奔一个暗淡的前程。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罗玉子和她的朋友。后来的日子，我有时会淡淡地想起他们，猜想他们可能正在某座深山里，过着悠闲而神秘的隐居生活。

三年后的夏天，我在高考中落榜了。母亲哭得呼天抢地，仿佛家里有了丧事。落榜，是我早就想到的，因此，并没有太伤心。我漠无表情地看着母亲悲痛欲绝的样子，忽然想起了罗玉子。是的，谁都要考虑将来的生活。我也不知道罗玉子他们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闯到我的脑海里来，我挺想他们的，真的。